

北史演義

六

商務印書館發行

北史演義第六册

朱北行

玉山杜 綱草亭編次

門人譚載華校訂

雲間許寶善穆堂批評

第五十五卷 棄天親居喪作樂 歸人母懼敵求成

話說濟南初廢。帝于太后前涕泣誓言。許以終始相保。決無害意。雖廢。誓不
 初意幽之別第。終其天年。歸彥等數陳利害。日夜勸帝除之。帝乃遣使召彥。
 毒。濟南不從。扼而殺之。小人不善全人骨肉必陷主於不義可恨可歎時年十七歲。其後孝昭頗自愧
 悔。忽忽若失。有晉陽令史至鄴。早行路遇儀仗甚都。有一王者坐馬上。酷似文
 宣。心甚疑之。有一騎落後。問之。騎曰。文宣帝也。今往晉陽復讐耳。倏忽不見。令
 史歸。不敢言。後聞帝疾。謂人曰。帝必不起。其時宮中諸屬並作。或歌呼梁上。或
 叱咤殿中。帝惡之。備行禳覈之事。而厲不止。文宣尙能爲厲耶想亦取精多而用物宏耳時有巫者。

言天狗下降大內。不利帝躬。乃於其所講武以禳之。帝自強作精神。乘馬射箭。馬忽絕塵而奔。有兔從草中竄出。馬驚逸。帝墜地絕肋。左右救之。昏迷良久。乃蘇。扶至宮。發暈數次。太后聞之。來視疾。問曰。汝徵濟南至此。今何在。帝不答。連問皆不答。太后怒曰。殺之耶。不用吾言。死其宜矣。遂不顧而去。不違賢母之訓。畢竟何如。十一月甲辰。詔以嗣子冲眇。弟長廣王湛。統茲大寶。遣趙郡王叡至鄴徵之。又與湛書曰。百年無罪。汝可以樂處置之。勿效前人也。亦知之耶。何殺濟南之速也。是日殂于晉陽宮。臨終。但言恨不見太后山陵。叡至鄴。宣帝遺命。使繼大統。湛猶疑其詐。使所親先詣殯所。發而視之。使者復命。乃大喜。馳赴晉陽。使河南王孝瑜先入宮。改易禁衛。然後入。癸丑。湛卽皇帝位于南宮。是爲武成皇帝。大赦。改元太寧。立妃胡氏爲皇后。子緯爲皇太子。封太子百年爲樂陵王。初。孝昭事太后惟謹。朝夕定省。常得親歡。武成每多不順。太后常惡之。孝昭崩。太后思之致疾。又舊時老伴。若恆山、楚國、遊夫人、穆夫人、王夫人等。或隨子就封。或已去世。滿目非舊。

鬱鬱不樂，故疾勢日重。而武成行樂自若。太寧元年四月，遂崩。時年六十二歲。五月庚午，合葬于高祖獻武之陵。諡曰武明太后。后有大識。高明嚴斷，雅遵儉約。往來外舍，侍從不過十人。性寬厚，不妬。高祖姬侍，咸加恩待。前補敘高祖嘗西討，方出師，后夜孿生一男一女。左右以危急，請追告高祖，后不許，曰：王出統大兵，何可以我故，輕離軍幕？死生命也。來復何爲？高祖聞之，嗟嘆稱善。弟昭以功名自達，其餘親屬，未嘗爲請爵位。每言官人以才，奈何以私亂公。名言正論，不意巾幗能爲

此語先是，童謠曰：九龍母，死不作孝。及后崩，武成不改服，緋袍如故，登高臺，置酒作樂。宮女進白袍，帝怒，投諸臺下。歸彥時在座，請徹樂，帝大怒，曰：何與汝事？敢阻吾興，叱之使去。蓋帝爲高祖第九子，童謠其先驗也。初，歸彥爲孝昭所厚，恃勢驕盈，陵侮貴戚。廷臣高元海、畢義雲、高乾和、常切齒之。因與帝前數言其短，且云：歸彥久掌禁兵，威權震主，必爲禍亂。帝尋其反覆之迹，漸忌之。下密詔，除歸彥冀州刺史，令速發，不聽入宮。時歸彥在家，縱酒爲樂，經宿尙未之知。至明

入朝欲參門者不納。曰：「領軍已除冀州，無容擅入。」歸彥大驚，遂卽拜退。羣臣莫敢與語。七月，歸彥至冀州，大懷怨望，欲待帝如鄴，乘虛入晉陽。死期本近，復自速之。其郎

中令呂思禮密告于朝，帝詔大司馬段韶、司空婁叡討之。歸彥聞有軍至，將討己罪，卽閉城拒守。長史宇文仲鸞不從，殺之。乃自稱大丞相，有衆四萬。朝廷聞其拒守不下，以尙書封子繪冀州人，其祖父世爲本州刺史，得人心，使乘傳至信都，巡于城下，諭吏民以禍福。於是降者相繼，城中動靜，小大皆知之。歸彥自料必敗，登城大呼曰：「孝昭皇帝初崩，六軍百萬，悉在臣手，投身向鄴，奉迎陛下，當時不反，今日豈反耶？」止恨元海、義雲、乾和等誑惑聖聰，嫉忌忠良，逼臣至此。陛下若殺此三人，臣卽臨城自刎。旣而城破，單騎奔走，至交津被執，鎖之送晉陽。乙未，載以露車，銜木面縛，劉桃枝臨之以刃，擊鼓隨之，并其子孫十五人，皆棄市。高歡之絕後途又以歸彥在文宣時，譖殺清和王岳，以其家良賤百口悉賜岳家。

不天爽報

贈岳太師、丁酉，以段韶爲太傅，婁叡爲司徒，平陽王淹爲太宰，斛律光爲

司空趙郡王叡爲尙書令。河間王孝琬爲左僕射。命封子繪行冀州事。人民始安。今且按下不表。且說北有突厥一部。其君木杆可汗。自蠕蠕衰弱。突厥日強。周人欲結之以伐齊。許納其女爲后。遣御伯大夫楊薦往結之。周結突厥即前結蠕蠕之意烏齊人聞之懼。亦遣使求婚于突厥。賂遺甚厚。木杆貪齊幣重。欲執知國之盛衰全不在此薦送齊。薦知之。責木杆曰。我太祖昔與可汗共敦鄰好。蠕蠕部落數千來降。太祖悉以付可汗使者。以快可汗之意。如何今日遽欲背恩忘義。獨不畏鬼神乎。木杆慘然良久曰。君言是也。吾意決矣。當相與共平東賊。然後送女。薦歸復命。公卿請發十萬人擊齊。柱國楊忠獨以爲得萬騎足矣。戊子。忠將步騎一萬與突厥自北道伐齊。大將軍達奚武帥步騎三萬。自南道出平陽。期會于晉陽城下。忠進拔齊二十餘城。齊人守陘嶺之隘。忠擊破之。楊忠立功于周立突厥木杆以十萬騎來會自恆州。三道俱入。時大雪數旬。南北千餘里。平地數尺。時齊主在鄴聞之。恐并州有失。倍道赴晉陽。令斛律光將步騎三萬屯平陽。以爲聲援。己未。周

師逼晉陽。突厥從之。聲勢甚盛。齊主懼。戎服率宮人。欲東走避之。趙郡王叡。河間王孝琬。叩馬諫曰。陛下勿畏。有臣等在。足以禦賊。孝琬請委叡處分。必得嚴整。帝從之。命六軍進止。皆受叡節度。而使段韶總之。叡本高祖姪。趙郡公永寶之子。補敘叡事伏後盡思之概幼孤。聰慧夙成。爲高祖所愛。養於宮中。令游夫人母之。恩逾諸子。年四歲。未嘗識母。其母魏華山公主。與楚國夫人鄭氏。爲姑舅姊妹。一日宮人領了。來至飛仙院遊玩。鄭夫人抱諸膝。戲謂之曰。你是我姨之兒。何倒認游娘爲母。叡愕然問故。夫人悉告所以。且曰。此事大王不許與你說。待你長成。然後去認親母。叡默然下淚。回宮思念不已。遂失精神。高祖疑其感疾。叡曰。兒無疾。欲識我生耳。乃迎華山公主至宮。與之相見。叡趨膝下跪拜。抱住大哭。公主亦泣。自後高祖常令往來無間。母有疾。晝夜侍床前不去。及母沒。哀戚毀形。不茹葷者三載。人稱其孝。高祖嘗謂平秦王曰。此兒至性過人。吾子皆無及者。文宣時。嘗爲定州刺史。領兵監築長城。時遇炎天。屏蓋障。親與軍人同勞苦。或

以冰進。却不用。曰：三軍皆熱。吾何獨進寒冰。人皆感悅。以故軍士受勦節制。莫不踴躍爭奮。勦部分既定。乃請齊主登北城觀戰。軍容整肅。敵人望之失色。突厥咎周人曰：爾言齊亂。故來伐之。今齊人眼中亦有鐵。何可當耶。突厥已周人有懼心周人以步卒爲前鋒。從西山下。鼓勇而前。去城二里許。諸將咸欲進擊之。韶曰：步卒力勢自當有限。今積雪既厚。逆戰非便。不如堅陳以待之。彼勞我逸。破之必矣。老將識見自別識既至。齊悉其銳兵。鼓譟而出。突厥震駭。引兵上山不肯戰。周師遂大敗。棄營而遁。突厥引兵出塞。縱騎大掠。自晉陽以往七百餘里。人畜無遺。段韶追之不敢逼。突厥還至陘嶺。地凍滑不可走。乃鋪氈以度。馬皆寒瘦。膝以下毛盡落。北至長城。馬死且盡。截稍杖之以歸。可見突厥亦不足恃達奚武至平陽。未知忠已敗走。猶進兵不已。斛律光與書曰：鴻鵠已翔于寥廓。羅者猶視于沮澤。爾何不知進退耶。武得書。知北道兵已敗。亦還。光逐之入周境。獲二千餘口以歸。光見帝于晉陽。帝以新遭大寇。抱光頭而哭。無用之徒宜爲任職所笑任城王浩進曰：何至于此。陛

下苟無忘今日。平西賊不難。乃收淚而止。初顯祖之世。周人常懼齊兵北渡。每至冬月。守河椎水以守。及武成卽位。嬖倖用事。朝政漸紊。齊人反椎兵以備周兵之逼。斛律光嘆曰。國家常有并吞關隴之志。今日至此。而唯玩聲色乎。舊之

痛心且說齊主志圖苟安。不以軍國爲事。性又懦弱。周師雖退。猶虞復來。妨其爲樂之事。因問計于羣臣曰。吾欲與周通好。永息干戈。未識周其許我乎。侍中和士開曰。臣有一策。可使宇文護感恩聽命。嬖人胸中武成急問何策。對曰。昔日護奔關中。其母閻氏及姑宇文氏。並留晉陽。皆被幽繫。至今尙羈中山宮內。臣聞邊人云。護爲宰相後。每遣問使入齊。訪求其母消息。若示以通好之意。許歸其母。有不樂從者哉。且其母與姑。在彼則重。在此不過一老嫗耳。不久將歸地下。何關輕重。帝以爲然。乃遣使者至玉壁。求通互市。微露護母尙在。通好則歸。護聞之大喜。密托勳州刺史韋孝寬。致書齊朝。欲申盟好。齊乃先遣其姑歸國。爲閻氏作書寄護。其書曰。

吾年十九入汝家。今已八十矣。凡生汝輩一男一女。今日眼下不見一人。興言及此。悲纏肌骨。幸屬千載之運。逢大齊之德。矜老開恩。許得相見。今寄汝小時所著錦袍一領。宜自檢看。禽獸草木。母子相依。吾有何罪。與爾分隔。今復何福。還獲見汝。言此悲喜。死而更蘇。世間所有。求皆可得。母子異國。何處可求。假汝貴極。王公富過山海。不得一朝暫聚。不得一日同處。寒不得汝衣。饑不得汝食。汝雖窮榮極盛。光耀世間。汝何用爲。於吾何益。語帶血吾今日之前。汝旣不得申其供養。事往何論。今日以後。吾之殘命。唯繫于汝。爾戴天履地。中有鬼神。勿云冥昧而可欺負。

護得書。捧之涕泣。悲不自勝。亦以書報母云。

區宇分崩。遭遇災禍。遠離膝下。忽忽三十五年。受形稟氣。皆知母子。誰同薩保。如此不孝。子爲公侯。母爲俘隸。暑不見母。暑寒不見母。寒衣不知有無。食不知饑飽。泯如天地之外。無由暫聞。發乎至情。筆與淚俱。晝夜悲號。繼之以血。分懷冤

酷終此一生。冀奉見于泉下耳。不謂齊朝解網。惠以德音。磨敦四姑。已蒙禮送。初聞此旨。魂膽飛越。號天叩地。不能自勝。草木有心。禽魚感澤。况在人倫。而敢不銘戴。齊朝霽然之恩。既已沾洽。有家有國。信義爲本。伏度來期。已應有日。一得奉見慈顏。永畢生願。生死骨肉。豈過今恩。負山戴岳。未足勝荷。伏紙嗚咽。言不宣心。蒙寄薩保別時所留錦袍。年歲雖久。宛然猶識。對此益抱悲泣耳。

齊人留護母。使更與護書。邀護重報。往返數次。護徒以卑詞致乞。時段韶拒突厥于塞下。齊主使人以護書示之。問其可否。韶作書報曰。

周人反覆。本無信義。比晉陽之役。其事可知。護外托爲相。其實主也。既爲母請和。不遣一介之使。到此來求。而徒作哀憐之語。形諸楮墨。其情可知。若據移書。卽送其母。恐示之以弱。得母之後。彼必益無忌憚。爲今之計。不如且外許之。待和親堅定。然後遣之。未晚。

齊王得書。猶豫未決。時又傳言木杆可汗以前攻晉陽。不得志。謀與周兵再舉伐齊。齊主大懼。急欲與周通好。以免干戈之擾。因不待周使來迎。卽送其母歸。

不願自強。急求通好。徒爲敵輕於大計。何益。

閻氏至周。舉朝稱慶。周主爲之大赦。護與母睽隔多年。

一朝聚處。凡所資奉。窮極華盛。每四時伏臘。武帝率宗室親戚至其家。行家人禮。稱觴上壽。尊榮之典。振古未聞。俄而突厥留屯塞北。更集諸部兵。遣使告周。欲與共擊齊。如前所約。護因新得其母。未欲東伐。又恐負突厥約。更生邊患。不得已徵二十四軍。及散隸秦隴巴蜀之兵。并羌夷內附者。凡二十萬人。率以伐齊。但未識周師之出。勝負若何。且聽下卷分割。

武成與孝昭同經憂患。及孝昭卽位。武成以訛言之故。遽懷不臣之心。太后薨。不盡喪禮。淫樂自如。可謂全無心肝。及周人來伐。又茫無主宰。以視乃父。真不肖之子。至歸宇文護之母。而稱兵如故。敵國無信。勢所必然。輕信和士開之言。其愚亦甚矣。

第五十六卷 爭宜陽大兵屢却 施玉珽天誅亟行

話說宇文護懼違突厥之意。出師伐齊。周主授護斧鉞。親勞軍于沙苑。護軍至潼關。遣大將尉遲迥、帥精騎十萬爲前鋒。趣洛陽。大將權景宣、帥山南之兵。趣懸瓠。少師楊欒、出軹關。親率大軍屯宏農。命齊公憲、達奚武、都督王雄、軍于邙山。齊主震恐。悔不聽段韶之言。無及乃遣蘭陵王長恭、大將軍斛律光、救洛陽。太尉婁叡、拒楊欒。欒出軹關。恃勇深入。軍不設備。婁叡將兵奄至。大破其軍。欒被執。遂降。降楊欒權景宣圍懸瓠。豫州刺史王士良、永州刺史蕭世怡、並以城降。

豫二尉遲迥等圍洛陽。爲山地道以攻之。城中守禦甚固。三旬不克。護命諸將塹斷河陽之路。以遏救兵。引師共攻洛陽。諸將以爲齊兵必不敢出。唯張坼、侯而已。蘭陵王斛律光畏周兵之強。未敢遽進。齊主召段韶謂曰。洛陽危急。今欲遣公救之。但突厥在北。復須鎮守。奈何。對曰。北虜侵邊。事等疥癬。不足爲國深害。今西鄰闚逼。乃腹心之病。請奉詔南行。識得大勢。緩急不疑。齊主曰。朕意亦

爾。詔乃率精騎一千發晉陽。星夜趕行。五日濟河。行近洛陽。與諸軍會。值連日陰霧。乃帥帳下三百騎與諸將登邙坂。觀周軍形勢。至太和谷。與周軍遇。詔卽馳告各營。追集騎士。結陣以待之。詔爲左軍。蘭陵王爲中軍。光爲右軍。周人不同意其至。皆恟懼。詔遙謂周人曰。汝宇文護纔得其母。遽來爲寇。何也。周將曰。天遣我來。有何可問。詔曰。天道賞善罰惡。當遣汝送死來耳。周將曰。吾不與汝鬪口。特與汝鬪戰耳。乃以步兵在前。上山迎戰。詔命軍士且戰且却。以誘之。待其力弊。然後下馬共擊。衝堅陷銳。萬衆齊奮。周師大敗。一時瓦解。主將禁之不能止。投溪墜谷。死者無數。善用兵者步蘭陵王以五百騎突入周軍。所向披靡。遂至洛陽城下。呼門求入。城上人弗識。乃免胄示之面。始開門納之。城上歡呼震地。周師在城下者。亦解圍遁去。委棄營幕。自邙山至穀木三十里中。軍資器械。彌滿川澤。唯齊公憲、達奚武及王雄在後。勒兵拒戰。王雄馳馬衝斛律光陣。光退走。左右皆散。唯餘一奴一矢。雄按稍刺之。不及光者丈餘。謂光曰。吾惜爾不

殺。當生擒爾去見天子。光迴身反射。中雄額。雄抱馬走。至營而卒。敵之死由於

軍中益懼。齊公憲拊循督勵。衆心少安。至夜收軍。欲待明更戰。達奚武曰。洛陽軍敗。人情震駭。若不乘夜速還。明日欲歸不得。武在軍久。備見形勢。公年少。未經事。豈可以數營士卒。委之虎口乎。乃還。權景宣亦棄豫州還。齊主親至洛陽勞軍。以段韶爲太宰。斛律光爲太尉。蘭陵王爲尙書令。蘭陵王。文襄第四子。姬荀氏翠容所出。補敘前事荀氏本爾朱后婢。性慧巧。年十四。常侍獻武。后疑其與獻武有私。欲置之死。獻武送之婁后處養之。婁以其眼秀神清。日後必生貴子。乃賜文襄爲妾。而生蘭陵。美丰姿。狀貌如婦人好女。每臨陣。恐無以威敵。帶面具出戰。匹馬直前。萬人辟易。是役也。功最著。奏凱後。齊人作蘭陵王樂以榮之。再說周楊忠引兵出沃野。應接突厥。軍糧不給。諸軍憂之。計無所出。乃招誘稽夷。宴其酋長于軍中。詐使河州刺史王傑。勒兵鳴鼓而至。曰。大冢宰已平洛陽。欲與突厥共討稽夷之不服者。酋長皆懼。忠慰諭而遣之。曰。速以糧助大軍。保無

他害。於是諸夷相率饋輸。軍賴以給。須知危亡交迫。非智無以濟。後聞周師罷歸。忠亦還。越

一年。周又遣齊公憲將兵圍齊宜陽。築崇德等五城。以絕糧道。斛律光將步騎

三萬救之。築統關豐化二城。以通宜陽運糧之路。當是時。周齊爭宜陽。大小數

十戰。互有勝負。韋孝寬謂其下曰。宜陽一城之地。不足損益兩國爭之。勞師彌

年。彼若有智謀之將。棄嶠東。圖汾北。我必失地。今宜速于華谷長秋二處。築城

以杜其意。脫其先我爲之。後悔無及。乃畫地形以陳于護。護謂使者曰。韋公子

孫雖多。數不滿百。汾北築城。遣誰守之。事遂不行。護本庸才。局足知此。光果以爭宜陽不

若圖汾北。遂於陣前遙謂孝寬曰。宜陽小城。久勞爭戰。今既舍彼。欲於汾北取

償。幸勿怪也。孝寬曰。宜陽爾邦之要衝。汾北我國之所棄。我棄爾取。其償安在。

君輔翼人主。位望隆重。不撫循百姓。而極武窮兵。苟貪尋常之地。塗炭疲弊之

民。竊爲君不取也。光進圍定陽。築南汾城以逼之。孝寬釋宜陽之圍。以救汾北。

光與戰。大破之。遂築十三城于西境。馬上以鞭指畫而成。拓地五百里。而未嘗

伐功。

大將
氣度

齊公憲督諸將拒齊師。段韶蘭陵王引兵襲破其軍。唯定陽一城。猶

爲周守。進而圍之。刺史楊敷固守不下。韶屠其外城。內城將拔。而韶忽臥病。因

謂蘭陵王曰。此城三面重澗。皆無走路。唯慮東南一道耳。賊必從此出。宜簡精

兵專守之。此必成擒。蘭陵乃令壯士千餘人。伏於東南澗口。城中糧盡。齊公憲

來救。憚韶不敢進。敷突圍夜走。伏兵起而擒之。盡俘其衆。遂取周汾州及姚襄

城。斛律光又與周師戰于宜陽。取周建安等四戍。捕虜千餘人而還。

主雖捕
臣宿將
編著

在故能却
敵成功

護兵屢敗。歸朝後。與諸將稽首謝罪。周主仍慰勞之。下詔大冢宰晉

國公。親則懿昆。任當元輔。自今詔誥。及百司文書。並不得稱公名。護大悅。周主

深知二兄之死。皆爲護弑。常懼及禍。故卽位以後。深自晦匿。事無巨細。皆令先

斷後聞。生殺黜陟。一無關預。於左右近習。前屢稱其忠不置。護聞之大安。異志

少息。先是文帝爲魏相。立左右十二軍。總屬相府。文帝歿。皆受晉公護處分。凡

所徵發。非護命不行。護第屯兵侍衛。盛于宮闕。諸子僚屬。皆貪殘恣橫。士民患

之。護常問下大夫庾季才曰。比日天道何如。季才曰。荷恩深厚。敢不盡言。頃上台有變。公宜歸政天子。請老私門。此則享期頤之壽。受旦爽之美。子孫常爲藩屏。不然。非復所知。季才護之忠臣護沉吟久之。曰。吾本志如此。但辭未獲免耳。公旣王官。可依朝例。無煩別參寡人也。自是疎之。衛公直。帝之母弟。深昵于護。及沌口之敗。坐免官。由是怨護。勸帝誅之。冀代其位。帝謀之宇文孝伯。孝伯與帝同日生。幼相同學。及卽位。欲引置左右。託言欲與孝伯講習孝經。故護弗之疑也。孝伯亦勸誅護。又中大夫宇文神舉。下大夫王軌。皆與帝同心。欲共誅之。計乃定。帝每見護于禁中。常行家人禮。太后賜護坐。帝立侍于旁。絕無忤意。一日護自同州還長安。帝御文安殿見之。引護入謁。太后蹙額謂之曰。太后春秋高。頗好飲酒。雖屢進諫。未蒙垂納。兄今入朝。願更啓請。因出懷中酒誥授之曰。願兄以此諫太后。太后必聽。護諾而入。見太后。如帝所戒。向前起居畢。曰。願有聞于太后。執卷讀之。讀未竟。帝猝起不意。以玉斑自後擊之。護不及防。遂踏于

地。此。亦。天。意。使。然。護。惡。已。滿。一。擊。適。破。其。腦。血。湧。如。泉。頓。時。悶。絕。太。后。愕。然。左。右。大。駭。帝。令。宦。者。何。泉。以。御。刀。斫。之。泉。惶。懼。斫。不。能。傷。衛。公。直。匿。戶。內。躍。出。斬。之。

四面神
情都到

神舉等候門外。聞內有變。急趨入。見護已死。皆額首稱賀。謂帝曰。急

收其黨。帝乃召宮伯張孫覽等。告以護已誅。令收其子弟家屬。又其黨侯龍恩

等數人於殿中殺之。

手誅大姦如拉枯朽
武雄才大略已見一斑

初。龍恩爲護所親。護殺趙貴等。皆

與其謀。其從弟儀同侯植。謂龍恩曰。主上春秋既富。安危繫于數公。若多所誅戮。以自立威權。豈惟社稷有累卵之危。恐吾宗亦緣此而敗。兄安得知而不言。龍恩不能從。植又乘間言于護曰。明公以骨肉之親。當社稷之寄。願推誠王室。擬迹伊周。則率土幸甚。護曰。吾誓以身報國。卿豈謂吾有他志耶。陰忌之。植以憂卒。及護敗。龍恩誅。周主以植爲忠。特免其子孫。忠直人到底不吃虧齊公憲爲護所親任。賞罰之際。皆得參預。護欲有所陳。多令憲奏。其間或有可否。憲恐主相嫌隙。每曲而暢之。帝亦察其心。及護死。召憲入。憲免冠謝罪。帝慰勉之。使往護第收

兵。及諸文籍。殺膳部下大夫李安。伏步安憲曰。安出自阜隸。所典庖廚而已。未足加戮。帝曰。汝不知耳。世宗之崩。安所爲也。帝閱護書記。有假托符命。妄造異謀者。皆坐誅。小人之枉受害唯得庾季才書兩紙。極言緯候災祥。宜返政歸權。嘆以爲忠。賜粟三百石。帛二千段。遷大中大夫。丁巳。大赦。改元。以尉遲迥爲太師。竇熾爲太傅。李穆爲太保。憲爲大冢宰。直爲大司徒。陸通爲大司馬。辛威爲大司寇。神舉爲大司空。孝伯王軌。並加儀同三司。車騎大將軍。齊公憲雖遷冢宰。實奪之權。又調憲侍臣裴文舉曰。昔魏末不綱。我太祖輔政。及周室受命。晉公復執大權。積習生常。愚者咸謂法應如是。豈有年三十天子。而可爲人所制乎。詩云。夙夜匪懈。以事一人。一人爲天子也。卿雖陪侍齊公。不得遽同爲臣。欲死于所事。宜輔以正道。勸以義方。輯睦我君臣。協和我兄弟。勿令自致嫌疑。勸戒臣子定應如是文舉退。以帝言白憲。憲指心撫几曰。吾之夙心。公寧不知。但當盡忠竭節耳。知復何爲。衛公直心貪狠。意望大冢宰。旣不得。殊怏怏。更請爲大司馬。欲據兵權。

帝揣知其意。曰。汝兄弟長幼有序。豈可反居下列。由是用爲大司徒。庚寅。追尊略陽公爲孝閔皇帝。帝自是親攬萬幾。大權獨擅。賞功罰罪。悉秉至公。雖骨肉無所寬借。羣臣畏法奉上。而朝政一新。或有勸之伐齊者。帝曰。我豈忘之。但齊主雖懦。舊臣宿將猶在。况我初政未遑。兵力尙弱。且待內治有餘。外敵自滅。與其取菓于未熟。不若取菓于旣落之爲易也。遂敕邊將。謹守疆界。勿遽生事。爭不能成大事所以由是兩河之民。少得休息。今且按下不表。且說武成爲帝。好昵小人。倦理政事。始因周師再來。猶寄腹心于舊臣。稍知畏勉。旣而外患不至。四境少安。遂恃爲無恐。嬖倖日進。大肆淫樂。以下歷敘武成無道諸事。伏周滅齊之由。有嬖臣和士開者。自帝爲長廣王時。以善握槳。彈琵琶有寵。辟爲開府參軍。及卽位。累遷給事黃門侍郎。或外視朝。或內宴賞。須臾之間。不得不與士開相見。嘗在宮累日不歸。一入數日。纔放一還。俄頃卽遣騎督赴。寵愛之私。日隆一日。前後賞賜。不可勝記。士開每侍左右。姦諂百端。言辭容止。極其鄙褻。以夜繼晝。無復君臣之禮。常

謂帝曰。自古帝王。盡爲灰土。堯舜桀紂。竟復何異。陛下宜及少壯。極意爲樂。縱橫行之。一日取快。可敵千年。國事盡付大臣。何慮不辦。無爲自勤約也。與禮高勸二世

相之言帝大悅。於是委趙彥深掌官爵。元文遙掌財用。唐邕掌外騎。馮子琮胡長

榮掌東宮。三四日一視朝。對羣臣略無所言。書數字而已。須臾罷入。先是樂陵

王百年。孝昭時立爲太子。帝素忌之。今雖退居藩位。疑其心懷怨望。留之必爲

異日之患。百年亦覺帝意。每事退抑。常托病不朝。故得苟延旦夕。時有白虹圍

日再重。赤星晝見。太史令奏言不利于國。帝欲禳免其殃。思殺百年以厭之。他事

不效前入此事則必效前入乃囑其近侍之臣。密伺其短。纖悉必報。一日。百年習書。偶作數

數字。宮奴賈德胄封其奏上。帝大怒。使召百年。百年自知不免。泣謂妃斛律氏

曰。帝欲殺我久矣。此行恐不復相見。因割帶珖與之。曰。留此以爲遺念。妃涕泣

受命。遂入。但未識百年此去吉凶若何。且聽後卷細說。

宇文護連弑二君。縱恣無狀。逞其所欲。黷武窮兵。早有可死之道。武帝舍

忍於始。終能手殲巨猾。可謂英武之主。歸政之後。親攬萬幾。與民休息。何其賢也。齊主淫亂已極。聽嬖人和士開宜及少壯。極意爲樂。縱橫行之。之邪說。疎於視朝。委政羣下。又疑忌百年。必欲置之死地。殘忍荒亂。於此已極。如此而不及於亡。蓋亦鮮矣。

第五十七卷

和士開穢亂春宮

祖孝徵請傳大位

話說樂陵王入宮。見帝于涼風堂。使書敕字。與德胄所奏。字迹相似。帝大怒曰。爾書敕字。欲爲帝耶。喝左右亂捶之。又令曳之。遶堂行。且曳且捶。所過血皆遍地。氣息將盡。乃斬之。棄諸池中。池水盡赤。即欲殺之。何必如此。慘毒高滿。全無人心。其妃聞之。把玦哀號。晝夜不絕聲。月餘亦卒。玦猶在手。拳不可開。父光擘之。其手乃開。中外哀之。樂陵有婦。料律有女。婦却說士開常居禁中。出入臥內。妃嬪雜處。雖帝房幃之私。亦不相避。胡后遂與之通。帝宿別宮。卽召與同臥。甚至白日宣淫。宮女旁列不顧。或帝召士開。后與之同來。帝不之疑也。晉主往。往如此。一日帝使后與士開握麋于殿前。互

相笑樂。河南王孝瑜，進而諫曰：「皇后天下之母，豈可與臣下接手？」后及士開皆不樂而罷。因共譖之。士開言孝瑜奢僭，山東唯聞河南王，不聞有陛下。帝由是忌之。后又言孝瑜與爾朱御女私語，恐有他故。帝益怒。未幾，賜宴宮中，頓飲孝瑜酒三十七杯。孝瑜體肥大，腰帶十圍，醉不能起。帝使左右載以出，酖之車中。至西華門，煩躁投水而絕。一又姪殺諸王侯在宮中者，莫敢發聲。唯河間王孝琬大哭而出。文宣后自濟南被廢，退居昭信宮。一日，帝往見之，悅其美，逼與之私。后不從。帝曰：「昔二兄以汝爲大兄所污，故姦大嫂以報之。」高氏園門說汝何獨拒我耶？后曰：「此當日事。今我年已長，兒子紹德漸大，奈何再與帝亂？」帝曰：「若不許我，當殺汝兒。」后懼，從之。遂有娠。紹德至閣，不與相見。紹德慍曰：「兒豈不知家家腹大，故不與我相見耶？」呼母爲家家。蓋鮮卑語也。后聞之大慚。由是生女不舉。帝橫刀詬曰：「汝殺我女，我何爲不殺汝兒？」召紹德至，對后斬之。一又姪殺后大哭。帝愈怒，裸后赤體，亂搗撻之。后號天不已。盛以絹囊，流血淋漓，投諸渠水。良久乃

蘇命以犢車一乘。載送妙勝寺爲尼人。謂此文宣淫亂之報云。再說齊臣中有祖珽者。字孝徵。諸姦助亂。孝徵爲首。故敘之特詳。性情機警。才華瞻美。少馳令譽。爲當世所推。高祖嘗口授珽三十六事。出而疏之。一無遺失。大加獎賞。但疎率無行。不惜廉恥。好彈琵琶。自製新曲。招城市少年。遊集諸娼家。相歌唱爲樂。會于司馬世雲家飲。偷藏銅疊二面。廚人請搜諸客。于珽懷中得之。見者皆以爲恥。而珽自若。顧厚不止三寸。所乘老馬一匹。常稱驢駒。私通鄰婦王氏。婦年已老。人前呼爲娘子。裴讓之。嘲之曰。策疲老不堪之馬。猶號驢駒。姦年已耳順之婦。尙呼娘子。卿那得如此怪異。于是喧傳人口。盡以爲笑。高祖宴羣僚于坐上。失金叵羅。寶泰疑珽所竊。令飲客皆脫帽。果于珽髻上得之。高祖未之罪也。後爲祕書丞。文襄命錄華林遍略。珽以書質錢糶蒲。文襄杖之四十。後又詐盜官粟三千石。鞭二百。配甲坊。會并州定國寺成。高祖謂陳元康曰。昔作芒山寺碑文。時稱妙絕。今定國寺碑。當使誰作也。元康因薦珽才學。并解鮮卑語。乃給筆札。使就配所具草。二

日文成。詞采甚麗。高祖喜其工而且速。特赦其罪。文宣卽位。以爲功曹參軍。每見之。常呼爲賊。然愛其才。雖數犯刑憲。終不忍棄。令直中書省。武成未卽位時。珽爲胡桃油獻之。且言殿下有非常骨法。臣夢殿下乘龍升天。不久當登大寶。武成曰。若然。當使卿大富貴。旣卽位。擢拜中書侍郎。遷散騎常侍。與和士開共爲姦諂。有才無行人斷不可令其得志帝寵幼子瑯琊王儼。拜爲御史中丞。先是中丞舊制體統最重。其出也。千步外卽清道。與皇太子分路而行。王公皆遙住車馬以待其過。倘或遲違。則赤棒棒之。雖敕使不避。自遷鄴後。此儀遂廢。帝欲榮寵瑯琊。乃使一依舊制。嘗同胡后于華林門外張幕。隔青紗步障觀之。瑯琊儀仗過。遣中貴馳馬。故犯其道。赤棒棒之。中貴言奉敕。赤棒應聲碎其鞍。馬驚人墜。帝大笑以爲樂。觀者傾京邑。后嘗私謂士開曰。太子愚懦。吾欲勸帝立瑯琊代之。卿以爲可否。士開曰。臣承娘娘不棄。得效枕席之歡。然帝與太子。須要瞞過他。太子愚懦易欺。瑯琊王年雖幼。眼光奕奕。數步射人。向者暫對。不覺汗出。他日得志。

必不容臣與娘娘永好也。后乃止。

畢竟私事要緊若欲阻絕吾好事寧不立矣

祖珽雖爲散騎常侍

位久不進。思建奇策。以邀殊寵。因說士開曰。君之寵幸。振古無比。但宮車一日

宴駕。君何以常如今日。士開因從問計。珽曰。君今日宜說主上云。文襄文宣孝

昭之子。俱不得立者。皆未早爲之圖也。今宜使皇太子早踐大位。以定君臣之

分。帝爲太上皇。以握大權。如此。根本既固。萬世不搖。帝必以君言爲是。若事成。

中宮少主必皆德君。此萬全計也。君且微說主上。令其粗解。珽當自外上表論

之。表裏作姦計無不成士開許諾。會有彗星見。太史令奏稱彗者。除舊布新之象。今垂象

于天。當有易主之事。珽于是上表言。陛下雖爲天子。未爲極貴。宜傳位太子。以

上應天道。則福祿無窮。并上魏顯祖禪位于子故事。援舊事作證尤易惑君帝遂從之。丙

子。使太宰段韶持節奉皇帝璽綬。傳位于太子緯。緯遂卽帝位于晉陽宮。大赦。

改元天統。立妃斛律氏爲皇后。於是羣臣上帝尊號。爲太上皇帝。軍國大事。咸

以聞。使黃門侍郎馮子琮。尙書左丞胡長粲輔導少主。出入禁中。專典敷奏。子

琮。胡后之妹夫也。故有寵。祖珽拜祕書監。加儀同三司。大被親幸。見重二宮。如果

志其河間王孝琬。痛孝瑜之死。禍由士開。常怨切骨。爲草人而射之。士開聞其怒。譖于上皇曰。草人以擬聖躬也。又前日突厥至并州。令以兵拒。孝琬脫兜鍪抵地曰。我豈老嫗。須著此物。此亦言大家懦弱如老嫗也。又外有謠言云。河南種穀河北生。白楊樹端金雞鳴。河南北者。河間也。孝琬將建金雞而大赦。非爲帝而何。陛下不可以不防。以此逆護地方得置之死地上皇頗惑之。會孝琬得佛牙一具。置之第內。黑夜有光。喧傳爲神。上皇責其妖妄。使搜第中。得鎮庫稍幡數百。指爲反具。收其宮屬訊之。有姬陳氏者。素無寵。誣孝琬云。常掛至尊像而哭之。其實文襄像也。上皇大怒。使武衛倒鞭撻之。供養佛牙何益孝琬呼叔。上皇曰。何敢呼我叔。孝琬曰。臣獻武皇帝之嫡孫。文襄皇帝之嫡子。魏孝靜皇帝之嫡甥。何爲不敢呼叔。上皇愈怒。命左右亂撻。折其兩脛而死。又殺安德王延宗哭之。淚盡出血。又爲韋人而鞭之。曰。何故殺我兄。其奴告之。上皇召延宗。覆之于地。以馬鞭鞭之二

百幾死。命延宗不該絕亦初上皇許祖珽有宰相才。欲遷其官。既而中止。珽疑彥深

文遙士開等阻之。欲去此三人。以求宰相。乃疏三人罪狀。令黃門侍郎劉逖奏

之。小人貪欲無厭故逖懼三人之權。不敢通。彥深等聞之。先詣上皇自陳。上皇

怒。執逖詰之。逖陳三人朋黨害政。賣官鬻獄事。且言宮中取人女子。皆士開所

誘。致陛下獨受惡名。上皇曰。爾乃誹謗我。逖曰。臣不敢誹謗陛下。陛下實取人

女。上皇曰。我以其饑饉收養之耳。逖曰。何不開倉賑給。乃買入後宮乎。人雖出口

却嘗上皇益怒。以刀環築其口。鞭杖亂下。將撲殺之。逖呼曰。陛下勿殺臣。臣爲

陛下合金丹。遂得少寬。逖曰。陛下有一范增不能用。上皇又怒曰。爾自比范增。

以朕爲項羽耶。逖曰。項羽布衣。帥烏合之衆。五年而成帝業。陛下藉父兄之資。

纔得至此。臣以爲項羽未易可輕。上皇令左右以土塞其口。逖且吐且言。乃鞭

二百。配甲坊。尋徙光州。敕令牢掌。別駕張奉福惡其爲人。謂牢者。地牢也。乃置

地牢中。牢相不得反入地桎梏不使離身。夜以蕪菁子爲燭。眼爲所熏。由是失

明。齊天統二年。上皇有疾。左僕射徐之才善醫。治之漸愈。士開欲得其位。乃出之才爲冀州刺史。而自遷中書監。俄而上皇疾作。驛追之才。路遠不獲。卽至。欲宣諸大臣入。胡后厭諸大臣居中。礙與士開相親。遂不召。帝死事小獨留士開侍疾。上皇疾亟。以後事囑士開。握其手曰。勿負我也。遂殂于士開之手。明日之才卒。復遣還州。士開祕喪三日不發。馮子琮問其故。士開曰。獻武文襄之喪。皆祕不發。今至尊年少。恐王公有二心者。意欲盡追集涼風堂。然後議之。時士開素忌趙郡王叡。及領軍婁定遠。子琮恐其矯遺詔。出叡于外。奪定遠禁兵。慮得乃說之曰。大行皇帝。先已傳位于今上。羣臣百工。受至尊父子之恩久矣。但令在內貴臣。無一改易。王公豈有異志。世異事殊。豈得與霸朝相比。且公嚴閉宮門。已數日矣。升遐之事。行路皆傳。久而不舉。恐有他變。子琮之言士開懼。乃發喪。尊太上皇后爲皇太后。大赦天下。少帝以士開受顧托之命。深委任之。威權益重。人皆側目。獨趙郡王以宗室重臣。常與之抗。深惡其所爲。乃與馮翊王濶。

安德王延宗大臣婁定遠元文遙等皆言于後主。請出土開于外。後主以告太后。太后不許。一日太后宴朝貴于前殿。觀面陳士開罪惡。且言士開先帝弄臣。城狐社鼠。受納貨賂。穢亂宮掖。臣等義難杜口。冒死陳之。太后曰。先帝在時。王等何不言。今日欲欺孤寡耶。先帝在時士開尚不可少何。現且飲酒。毋多言。觀詞色俱厲。安吐根曰。趙王之言實忠于國。不出士開。朝野不安。太后曰。異日論之。王等且散。觀等或投冠于地。或拂衣而起。明日觀率諸王大臣復詣雲龍門。令文遙入奏。三返。太后不聽。左丞相段韶使胡長粲傳太后言曰。梓宮在殯。事太匆匆。欲王等更思之。觀等遂各拜退。長粲復命。太后曰。成妹母子家者。兄之力也。士開自被劾後。不便留禁中。太后乃召之入。使以危言恐帝曰。先帝于羣臣之中。待臣最厚。陛下諒陰始爾。大臣皆有覬覦。今若出臣。正是翦陛下羽翼。使主勢日孤于上。彼得弄權于下也。今宜謂觀等云。文遙與臣並爲先帝任用。豈可一去一留。宜並用爲州。今且出納如舊。待過山陵。然後遣行。彼亦再無他

說矣。

士開之計亦譎之

帝從之。以告劼等。劼等皆喜。乃以士開爲兗州刺史。文遙爲西

州刺史。葬畢。劼從士開就路。太后欲留過百日。劼不可。數日之內。太后屢爲劼

言。且緩士開之行。劼執如故。有中貴知太后密旨者。謂劼曰。太后意旣如此。殿

下何苦違之。劼曰。吾受委不輕。今嗣主幼冲。豈可使邪臣在側。若不以死爭之。

何面戴天。

但計是非不顧禍福。是赤心爲國。

乃戒門者勿納士開。更見太后。極口言之。太后令

酌酒賜劼。劼正色曰。今論國家大事。非爲卮酒。言訖遽出。士開知劼意難回。而

定遠貪利易惑。因載美女珠簾。送于定遠。登堂謝曰。諸貴欲殺士開。蒙王大力。

得全微命。用爲方伯。今當奉別。謹上美女二名。珠簾一具。少酬大德。定遠喜。謂

士開曰。欲還入否。士開曰。在內久不自安。今得遷外。本志已遂。不願更入。但乞

大王保護。長爲大州刺史足矣。定遠信之。送至門。士開曰。今當遠行。願得一辭

二宮。定遠遂與人朝。

一受其利遂忘其姦。食人敗事往往如此。

士開由是得見太后及帝。因奏曰。先

帝一旦登遐。臣愧不能自死。觀諸貴意。欲使陛下不得保其天位。臣出之後。必

有大變。臣何面目見先帝于地下。因伏地慟哭。帝及太后皆泣。問計安出。士開曰。臣已得入。復何所慮。正須數行詔書耳。士開自謂得計。豈知若遇外任何至。爲瑯琊所殺。其得計處正是。失計至帝從之。乃下詔。出定遠爲青州刺史。嚴責趙王勰。以不臣之罪。舉朝震懼。正是姦佞一施翻手計。忠良難免殺身危。未識趙王被責之後。能委曲圖存否。且俟後文再說。

武成性本兇淫。小人又慫恿之。淫及嫡嫂。刑加骨肉。慘毒不可言。此報文宣淫虐之惡而甚之者也。和士開一便辟小人。何能爲惡。乃至穢亂宮闈。讒間宗室。肆行無忌。口不忍言。皆武成一意任之。以至於此也。婁定遠不思士開之姦惡。貪其珠簾美女。引之入見太后。被欺如同小兒。出之外州。自貽伊戚。要知貪利之人。必無遠見也。至胡太后之淫亂。全無廉恥。更何足道哉。

第五十八卷

瑯琊王擅除宵小

武成后私幸沙門

話說趙王以太后不用其言。將復進諫。妻子咸止之曰。事關太后。徒拂其怒。諫復何益。叡曰。吾寧死事先王。不忍見朝廷顛倒。拂衣而入。至殿門。又有人謂曰。殿下勿入。入恐有變。叡曰。吾上不負天。死亦無憾。忠心入見太后。太后復以士開爲言。勿使出外。叡執之彌固。太后命且退。出至永巷。武士執之。遂入上林園。劉桃枝拉而殺之。叡久典朝政。清介自矢。朝野聞其死。無不呼冤。士開遂爲侍中。尙書左僕射。定遠大懼。不唯歸其所遺。且以餘珍賂之。食人且說後主年少。多嬖寵。有宮婢陸令萱者。嬖侍滿朝。復生一令萱。實速之。其夫駱超。坐謀叛誅。令萱配掖庭。其子提婆。亦沒爲奴。後主在襁褓。令萱保養之。性巧黠。善取媚。有寵于胡太后。以爲女侍中。宮掖之中。獨擅威福。封爲郡君。倖臣和士開。高阿那肱等。皆爲之養子。引提婆入侍。與後主朝夕戲狎。累遷至開府儀同三司。武衛大將軍。又有宮人穆舍利者。其母名輕脊。本穆子倫婢。後轉賣于侍中宋欽道家。私與人通。而生舍利。莫知其父姓。出小字黃花。欽道以罪誅。籍其家口。黃花因

此入宮。後主愛而嬖之。令萱知其有寵。乃爲之養母。封爲安德夫人。賜姓穆氏。先是童謠云。黃花勢欲落。請觴滿盃酌。蓋言黃花不久。後主得之。昏飲無度也。黃花以陸爲母。故提婆亦冒姓穆氏。一日後主忽憶祖斑。不憶賢才而憶姦後其君可知問其人何在。左右言配光州。乃就流囚中除爲海州刺史。斑得釋。因遣令萱弟陸悉達書云。趙彥深心腹陰沉。欲行伊霍事。君姊弟雖貴。豈得平安。何不早用智士耶。乞憐令萱全以籠絡之。調動之。真姦人之尤。悉達爲姊言之。令萱頗以爲然。士開亦以斑有膽略。欲引爲謀主。乃棄舊怨。言于帝曰。襄宣昭三帝之子。皆不得立。今至尊獨在帝位者。祖孝徵之力也。人有大功。不可不報。孝徵心行雖薄。奇略出人。緩急可使。且其目已盲。必無反心。請復其官。後主從之。召爲祕書監。士開與胡長仁不睦。譖之後主。出爲齊州刺史。長仁怨憤。謀遣刺客殺士開。事覺。欲治其罪。士開以帝舅疑之。謀于斑。斑引漢文帝誅薄昭故事。要用他者。不端。遂遣使就本州賜死。瑯琊王儼。素惡士開。提婆專橫。形于詞色。二人忌之。奏除儼爲太保。餘官悉解。

出居北宮。五日一朝。不得時見太后。儼益不平。時御史王子宜、儀同高舍洛、常侍劉辟疆、共怨士開。因說儼曰：「殿下被疏。正由士開搆間。何可出北宮人民間也。」儼因思不殺士開。無以洩忿。乃謂馮子琮曰：「士開罪重。兒欲殺之。姨夫能助我乎？」子琮素附士開。然自以太后親屬。士開每事不讓。心常忿之。思欲廢帝而立儼。因對曰：「殿下欲殺士開。足洗宮闈之恥。敢不竭力。」儼乃令王子宜上表。彈士開罪。請禁推。子琮雜他文書上之。帝不加審省。概可其奏。惡實滿矣儼見奏可。謂領軍庫狄伏連曰：「奉敕令領軍收士開。伏連以告子琮。且請覆奏。」子琮曰：「瑯琊受敕。何必更奏。」伏連信之。發京畿軍士伏于神武門外。次早士開依常早參。門者不聽入。伏連前執其手曰：「今有一大好事。御史王子宜舉公爲之。士開問何事。」伏連曰：「有敕令公向臺。因令軍士擁之而行。至臺。儼喝左右斬之。士開方欲有言。頭已落地。」不意亦儼本意唯殺士開。入朝謝罪。其黨懼誅。共逼之曰：「事已如是。不可中止。宜引兵入宮。先清君側之惡。然後圖之。」儼遂帥京畿軍士三

千人屯千秋門。後主聞變，怒且懼，使桃枝將禁兵八十召儼。桃枝遙拜，儼命反縛將斬之。禁兵散走。帝又使馮子琮召儼，儼辭曰：「士開比來實合萬死，謀廢至尊，荆家家髮爲尼，臣爲是矯詔誅之。尊兄若欲殺臣，不敢逃罪。若舍臣，願遣姊來迎。」臣卽入見姊，姊謂陸令萱也。儼欲誘出斬之。不情計令萱執刀在帝後，聞之戰慄。帝又使韓長鸞召儼，儼將入，劉辟疆牽衣諫曰：「若不斬提婆母子，殿下無由得入。」廣寧王孝珩、安德王延宗自西來，曰：「何不入？」辟疆曰：「兵少。」延宗謂儼曰：「昔孝昭殺楊遵彥，不過八十人，今有衆數千，何謂少？」儼不能決。孝珩謂延宗曰：「此未可與同死，遂去之。」後主召儼不入，泣謂太后曰：「有緣復侍家家，無緣永別。」急召斛律光，儼亦召之。光聞儼殺士開，撫掌大笑曰：「龍子所爲，固自不凡。」入見帝于永巷。帝率宿衛者步騎四百，授甲將出戰。光曰：「小兒輩弄兵，與交手卽亂。」鄙諺云：「奴見大家心死。」至尊宜自至千秋門，瑯琊必不敢動。帝從之。光步隨及門，使人走出連呼曰：「大家來，大家來。」儼衆駭散。帝駐馬橋上，遙呼之。儼猶不

進。光步近。謂儼曰。天子弟殺一夫。何所苦。執其手。強引之前。者可亂立定若光請于帝曰。瑯琊王年少。腸肥腦滿。輕爲舉措。稍長。自不復然。願寬其罪。帝拔儼所帶刀。鑲築其頭。欲下者數次。良久乃釋。收庫狄伏連。高舍洛。王子宜。劉辟疆。支解之。暴其屍于都街。帝欲盡殺王府文武官吏。光曰。此皆勳貴子弟。誅之。恐人心不安。趙彥深亦曰。春秋責帥。四字省却無數牽連却遂並釋之。太后責問儼。爾何妄行若此。儼曰。馮子琮教兒。太后怒子琮。就內省殺之。載屍還其家。自是太后置儼宮中。每食必自嘗之。令萱說帝曰。人稱瑯琊聰明雄勇。當今無敵。觀其相表。殆非人臣。自專殺以來。常懷恐懼。宜早除之。帝尙猶豫。因問之祖斑。斑舉周公誅管叔。季友醜慶父以對。引古證今不過略君子不仁不義帝乃決。密使趙元侃殺儼。元侃辭曰。臣昔事先帝。見先帝愛王。何忍行此。帝乃託言明旦出獵。欲與瑯琊同去。夜四鼓。卽召之。儼疑不往。令萱曰。兄呼兒。何爲不去。儼乃往。出至永巷。劉桃枝反接其手。儼呼曰。乞見家家尊兄。桃枝以袖塞其口。反袍蒙頭。負至大明宮。鼻血滿面。

拉而殺之。卒遣時年十四。裹之以席。埋于室內。帝使啓太后。太后臨哭十餘聲。宮女卽擁之入內。遺腹四男。皆幽死。却說太后性耽淫逸。出入不節。自士開死後。益覺無聊。數遊寺觀。以尋娛樂。有定國寺沙門曇顯。體態軒昂。儀度雄偉。爲一寺主僧。外奉佛教。內實貪淫。寺中密構深房曲院。爲藏嬌之所。以廣有蓄積。交結權貴。故人莫敢禁。太后至寺行香。見而悅之。假稱倦怠。欲擇一深密處。少息片時。命曇顯引路。至一祕室中。太后坐定。謂曇顯曰。聞僧家有神咒。卿能爲我誦乎。曇顯曰。有此咒不傳六耳。乞太后屏退左右。臣敢誦之。太后令宮女皆退戶外。顯見旁無一人。乃伏地叩頭曰。臣無他術。願得稍效心力。以供太后之歡。太后微笑。以手挽之起。遂相苟合。婦女引入遊寺院者當引以爲戒太后大悅。回宮後。卽于御園中。建設護國道場。召曇顯入內講經。晝夜無間。大肆淫樂。賞賜財帛。不可勝記。衆僧至有戲呼曇顯爲太上皇者。醜聲狼籍。而帝不覺。活死人一日謁太后。見有二尼侍側。顏色嬌好。心欲幸之。乃假皇后命召之。二尼欣然欲往。太后不

好却。但囑二尼小心謹慎。及至前宮。帝挽之入室。逼以淫亂。有是母定二尼驚懼。抵死不從。使宮人執而裸之。則皆男子也。真大宮女各掩面走。你道兩個假尼從何而來。一曇顯之徒。名烏納。年二十。狀貌如婦人好女。因曇顯不得長留禁中。使充女尼。得以長侍太后。一市中少年名馮寶。美豐姿。而有嫪毒之具。曇顯嘗與之狎。戲其具曰。吾為正。爾為副。天下娘子軍。不足平也。寶欲求幸太后。以圖富貴。曇顯亦令削髮充女尼。薦之太后。除一二心腹宮女外。人莫之知也。不意今日帝前。當面敗露。嚴訊入宮之由。遂各吐實。於是曇顯事亦發。帝大怒。立搗殺之。并誅曇顯。活死人至此亦籍其寺。中有大內珍寶無數。皆太后所賜者。帝益怒。遂幽太后于北宮。禁其出入。太后亦無顏見帝。兩宮遂睽。祖珽見太后被幽。欲尊令萱為太后。無恥小人得問便入為帝言。魏代保太后故事。又引故事小人如者往。往。且曰。陸雖婦人。然實雄傑。自女媧以來。未之有也。令萱亦謂珽為國師。國寶。珽由是得為僕射。時斛律光為宰相。深惡之。遙見輒罵曰。多事乞索小人。

意欲何爲。又謂諸將曰。邊境消息。兵馬處分。向來趙令。恆與吾輩參論。盲人掌機密以來。全不與吾輩語。正恐誤國家事也。又舊制。宰相坐堂上。百官過之。皆下馬行。光在朝堂。常垂簾坐。珽不知。乘馬過其前。光怒曰。小人乃敢爾。光誤矣。唯小人爾。乃敢後珽在內自言。聲高慢。光過而聞之。愈怒。珽覺光不悅己。私賂其從奴問之。奴曰。自公用事。相王每夜抱膝嘆曰。盲人入國。必破矣。珽由是怨之。穆提婆求娶光庶女。不許。帝賜提婆晉陽田。光言于朝曰。此田神武帝以來。常種禾。飼馬數千匹。以擬寇敵。今賜提婆。則闕軍務矣。不可。穆亦怨之。光有弟豐樂。爲幽州行臺。善治兵。士馬精強。陣伍嚴整。突厥畏之。謂之南可汗。光長子武都。爲梁兗二州刺史。光雖貴。極人臣。性節儉。不好聲色。罕接賓客。杜絕饋餉。亂世中。此正能容此正人。每朝廷會議。常獨後言。言輒理合。行兵倣其父金法。營舍未定。終不入幕。或竟日不坐。身不脫甲冑。常爲士卒先。愛恤軍士。不妄戮一人。衆皆爭爲之死。自結髮從軍。未嘗敗北。周韋孝寬屢欲伐齊。而憚光不敢發。密爲謠言以間之。曰。

百升飛上天。明月照長安。又曰。高山不摧自崩。榭木不扶自舉。令謀人傳之于鄴。鄴中小兒相歌于路。斑因續之曰。盲老公背受大斧。饒舌老母不得語。使其妻兄鄭道蓋奏之。每因風縱火小人有此手段。帝以問斑。斑曰。實聞有之。又問其語云何。斑因解之曰。百升者斛也。盲老公謂臣也。饒舌老母似謂女侍中令萱也。且斛律累世大將。明月聲振關西。豐樂威行突厥。女爲皇后。男尙公主。謠言甚可畏也。蓋早圖之。帝以問韓長鸞。長鸞力言光忠于國。未可以疑似害之。長鸞尙有良心。事遂寢。斑又見帝言之。唯何洪珍在側。帝曰。前卿所言。卽欲施行。長鸞以爲無此事。勸朕勿疑。斑未及對。洪珍進曰。若本無意則可。既有此意而不行。萬一洩露如何。於光何嘗不過長君之惡耳。帝曰。洪珍言是也。然猶未決。斑因賄囑光之府吏封土讓密首云。光前西討還。敕令散兵。光不從。引兵逼都城。將行不軌。見城中有備。乃止。家藏弩甲。僮僕千數。每遣使豐樂武都。陰謀往來。約期舉事。若不早圖。恐變生目前。事不可測。斑以士讓首狀呈帝。帝遂信之。恐卽有變。便欲召光誅之。又慮

光不受命。復謀之。斑請遣使賜以駿馬。語之云。明日將遊東山。王可乘此同行。光必入謝。若光果反可入謝矣至卽執之。一夫力耳。帝如其計。明日。光入涼風堂。纔及階。劉桃枝自後撲之。不動。顧曰。桃枝常爲此事。我不負國家。桃枝與三力士齊上。以弓弦冒其頸。拉而殺之。血流于地。後剗之。迹終不滅。大冤不散於是下詔。稱其謀反。盡殺其家口。斑使郎中邢祖信簿錄光家。問所得物。對曰。得弓十五。宴射箭百。刀七。賜稍二。斑厲聲曰。更得何物。曰。得棗杖二十束。擬奴僕與人鬪者。不問曲直。卽杖之一百。斑大慚。謂曰。朝廷旣加重刑。郎中何宜爲雪。祖信旣出。人尤其言直。祖信慨然曰。賢宰相尙死。我何惜餘生。不謂末世尙有直人旋殺武都于兗州。又遣賀拔伏恩捕誅豐樂。伏恩至幽州。門者啓羨曰。使人衷甲。馬有汗。宜閉城門。羨曰。敕使豈可疑拒。不愧明弟遂出見。伏恩執而殺之。初。羨常以盛滿爲懼。表解所職。不許。臨刑嘆曰。女爲帝后。公主滿家。家中常使三百兵。富貴如此。焉得不敗。及其五子皆死。斛律后亦坐廢。周主聞光死。喜曰。此人死。齊其爲我有。

乎。爲之赦于國中。珽既害光。專主機衡。每入朝。帝令中貴扶持。出入同坐御榻。論決政事。委任之重。羣臣莫比。先是胡太后自愧失德。欲求悅帝意。飾其兄長仁之女置宮中。令帝見之。帝果悅其美。納爲昭儀。及斛律后廢。太后欲立昭儀爲后。力不能得之。帝知權在令萱。乃卑辭厚禮以結之。約爲姊妹。令萱因亦勸帝立之。然其時黃花已生子。令萱欲立之爲后。每謂帝曰。豈有男爲皇太子。而身爲婢妾者乎。因胡后寵幸方隆。未可以言語離開。因于宮中暗行魘魅之術以惑之。真正詭計不測正是當面明槍。猶易躲。從旁暗箭最難防。未識胡后能保帝寵。常得正位中宮否。且聽下文細述。

後主是一木偶人。任人牽弄。始任士開。繼惑祖珽。殺戮兄弟。并及大臣。母后淫亂。全然不覺。其不克終宜矣。趙王明知言出禍隨。不顧其死。痛切言之。可謂忠臣。斛律光累朝勳戚。且有大功。置之死地。一門受戮。冤哉。亦自壞其千里長城。宜周主聞之而喜也。祖珽本一庸濫小人。以士開牽引。廢

而復用。凡作不好事。必強引往事以證之。可知有才無行之人。其漸斷不可長也。後世當以爲戒。

第五十九卷

齊後主自號無愁

馮淑妃賜稱續命

話說陸令萱欲立黃花爲后。暗行魘魅之術。以間胡后之寵。旬日間。胡后精神恍惚。言笑無恆。帝漸惡之。一日令萱造一寶帳。枕席器玩。莫非珍奇。坐黃花于帳中。光采奪目。謂後主曰。有一聖女出。大家可往觀之。弄愚人樂及見。乃黃花也。令萱指之曰。如此人不作皇后。遣何物人作。帝納其言。而未忍廢胡后也。又一日。令萱于太后前作色而言曰。何物親姪。作如此語。太后問其故。令萱曰。不可道。固問之。乃曰。后語大家云。太后行多非法。不可以訓。有忝大家面目。令萱知太后最惡人發其隱私。故以此言激之。太后果大怒。立呼后出。剃其髮。載送還家。廢爲庶人。譏言出於惡婦。及令惡婦聽之。自更於是立穆氏爲后。而令萱之權。太后亦受其制。且說齊自士開用事以來。政體大壞。及珽執政。頗收舉才

望。內外稱美。左丞封孝琰謂珽曰。公是衣冠宰相。異于餘人。珽益自負。乃欲增捐庶務。沙汰人物。官號服章。並依故事。又欲黜諸閣豎。及羣小輩。爲致治之方。令萱提婆長鸞等不以爲然。議頗同異。乃囑御史麗伯律刻主書王子冲納賂。事連提婆。欲使贓罪相及。而并坐令萱。令萱覺之大怒。傳帝敕。釋王子冲不問。而斥伯律于外。由是事事與珽相左。諸宦者更共譖珽。帝不得不疑。因問令萱曰。孝徵果何如人。令萱默然不對。三問。乃下床叩頭曰。老婢應死。惡婦偏會許多做頭老婢始聞和士開言。孝徵多才博學。意謂善人。故舉之。比觀其行事。大是姦臣。人實難知。老婢應死。帝命韓長鸞檢省中案牘。盡得其姦狀。帝大怒。然嘗與之重誓。故不殺。忍于殺君子寬于殺小人昏庸之主大抵如是解去內職。出爲北兗州刺史。珽求見帝。長鸞不許。遣人推出柏閣。珽坐地不肯行。曳其足以出。以毒攻毒其毒方除且鸞處置得却好穆提婆遂代其任。未幾。珽以惡疾死。先是後主言語灑納。不喜見朝士。自非寵私狎昵。未嘗交語。唯國子祭酒張雕。以經授後主。爲侍讀。呼爲博士。大見委重。雕亦自

以出于微賤。致位人臣。欲立效以報德。議論抑揚。無所迴避。帝嘗動容改聽。朝政得失。因之稍加留意。其後觸怒羣小。共搆殺之。自是正言讜論。遂絕于帝耳。又帝承世祖奢泰之餘。以爲帝王當然。後宮寶衣玉食。一裙之費。值至萬匹。盛修宮苑。無時休息。夜則然火照作。寒則以湯化泥。鑿晉陽西山爲大像。一夜然油萬盆。光照宮中。好自彈琵琶。爲無愁之曲。近侍和之者以百數。民間謂之無愁天子。於華林園立貧兒村。白衣藍縷之服。行乞其間。以爲樂。眞乞兒相何樂之有庶姓封王者以百數。開府千餘人。甚至狗馬及鷹。亦有儀同郡君之號。賞賜左右。動踰巨萬。旣而府藏空竭。乃賜二三郡。或六七縣。使闡豎輩賣官取值。尙成局面否由是爲守令者。率皆富商大賈。競爲貪縱。賦役繁重。民不聊生矣。今且按下不表。

且說宏農華陰縣生一異人。姓楊。名堅。漢太尉楊震十五代孫。

周未滅齊先將代周之人

在前是爲後文理根法

其父名忠。美鬚髯。狀貌瓌偉。武藝絕倫。識量深重。有將帥之略。周

文帝召居帳下。嘗從獵龍門。有猛獸突至。忠赤手搏之。人服其勇。以功歷雲洛

二州刺史。除大都督。賜姓普六茹氏。進封隋國公。夫人呂氏。於周大統七年六月。生堅于馮翊波若寺。紫氣充庭。異香滿室。人皆以爲貴徵。時有一尼。來自河東。謂呂曰。此兒所從來甚異。不宜與俗間撫育。呂以兒托養之。尼乃舍于別館。躬自撫育。一日尼不在舍。呂往視。抱兒于懷。忽見頭上生角。遍體起鱗。懼墜之地。尼自外來。忙抱而起之曰。何驚我兒。致令晚得天下。兒奇尼亦奇天生奇人自必先著奇徵亦一定也。之理貌龍頷。額上有五柱。透入頂門。目光外射。有文在手。成王字。性沉深嚴重。少入太學讀書。雖至親昵。不敢相狎。周文帝見之。嘆曰。此兒風骨。非世間人。及武帝時。忠已卒。堅襲爵爲隋國公。見天下分裂。陰有削平四海之志。嘗啓武帝曰。臣世受國恩。愧無以報。願陛下成一統之業。百世之治。臣得垂名竹帛。私願足矣。因言齊政亂。一舉可滅。勸帝伐之。帝從其請。正好接乃命邊鎮益儲積。加戍卒。齊人聞之。亦增修守禦。柱國于翼諫曰。疆場相侵。互有勝負。徒損兵糧。無益大計。不如解嚴修好。使彼懈而無備。然後乘間。出其不意。一舉可取也。章孝

寬上疏。陳滅齊三策。

其一曰。臣在邊有年。頗知間隙。不因際會。難以成功。往歲出軍。徒有勞費。功績不立。由失機會。何者。長淮之南。舊爲沃土。陳氏以敗亡餘燼。猶能一舉平之。齊人歷年赴救。喪敗而還。內離外叛。計盡力窮。讐敵有釁。不可失也。今大軍若出軹關。方軌而進。兼與陳氏共爲犄角。廣州義旅。出自三鵠山南。驍銳沿河而下。更募關河勁勇。厚其爵賞。使爲前驅。岳動川移。雷駭電激。百道俱進。必當望旗奔潰。所向摧殄。一戎大定。實在此機。

其二曰。若國家更爲後圖。未卽大舉。宜與陳人分其兵勢。三鵠以北。萬春以南。廣事屯田。預爲貯積。募其驍勇。立爲部伍。彼旣東南有敵。戎馬相持。我出奇兵。破其疆場。彼若興師赴援。我則堅壁清野。待其去遠。還復出師。常以邊外之軍。引其腹心之衆。我無宿春之糧。彼有奔命之勞。一二年中。必自離叛。且齊氏昏冥。政出多門。鬻獄賣官。唯利是視。荒淫無道。闔境嗷然。以此而觀。

覆亡可待。乘間電掃。事等摧枯。

其三曰。昔勾踐下吳。尙期十載。武王取紂。猶煩再舉。今若更存遵養。且復相待。臣謂宜還崇鄰好。申其盟約。安民和衆。通商惠工。蓄銳養威。觀釁而動。斯乃長策遠馭。坐自兼并也。

書奏。武帝以問伊婁謙。對曰。齊氏沈溺娼優。耽昏麴蘖。其折衝之將明月。已斃于讒口。他若段韶、蘭陵等。亦皆死亡。上下離心。道路以目。此易取也。伐齊之舉。詢謀僉同。

不克得

帝大笑。乃下詔伐齊。以陳王純、司馬消難、達奚震爲前三軍總管。越王盛、

侯莫陳崇、趙王招爲後三軍總管。齊王憲、帥衆二萬趨黎陽。隋公楊堅、帥舟師三萬自渭入河。侯莫陳芮、帥衆二萬守太行道。李穆帥衆三萬守河陽道。帝自將大軍出河陽。民部大夫趙煦曰。河南洛陽。四面受敵。縱得之。不可以守。請從河北直至太原。傾其巢穴。可一舉而定。下大夫鮑宏亦曰。我強齊弱。我治齊亂。何憂不克。但先帝往日。屢出洛陽。彼既有備。每用不捷。如臣計者。進兵汾洛。直

掩晉陽。出其不虞。似爲上策。帝皆不從。帥衆六萬。直指河陰。都督楊素請帥其父磨下先驅。許之。周建平元年八月。師入齊境。禁軍士伐樹踐稼。犯者皆斬。王者

師之。丁未。攻河陰大城。拔之。齊王憲進圍洛口。拔東西二城。齊永橋大都督傅伏聞西寇近。自永橋夜入中潭城。爲拒守計。周師旣克南城。進圍中潭。伏閉城堅守。二旬不下。獨孤永業守金墉。周主亦攻之不克。永業欲張聲勢。通夜辦馬槽一千。周人以爲大軍。且至而憚之。傳伏永業昔齊真將猶能却敵。情所輔非人卒歸于亡耳。九月。齊高阿那肱。自晉陽將兵拒周。至河陽。會周主有疾。引兵還。所拔城皆不守。阿那肱以捷聞。齊主大喜。以阿那肱有却敵功。厚賜之。明年。周主謂羣臣曰。朕去歲屬有疹疾。不得克平。逋寇。然已備見其情。彼之行師。殆同兒戲。豈能敵吾大兵。前出河外。直爲拊背。未扼其喉。晉州本高歡所起之地。鎮攝要重。今往攻之。彼必來援。吾嚴軍以待。擊之必克。然後乘破竹之勢。鼓行而東。足以窮其巢穴。混同文軌。遂復自將伐齊。以越王盛。杞公亮。隋公楊堅。爲右三軍。譙王儉。大將軍竇太。廣

化公邱崇爲左三軍。齊王憲爲前軍。陳王純爲後軍。度一番出師有一番調周主
 至晉州。軍于汾曲。遣齊王憲守雀鼠谷。陳王純守千里徑。達奚震守統軍川。韓
 明守齊子嶺。辛韶守蒲津關。宇文盛守汾水關。各領步騎一萬分。據要害。大軍
 直攻平陽。齊行臺尉相貴嬰城拒守。周主親至城下督戰。城中窘急。齊將侯子
 欽出降于周。刺史崔景嵩守北城。亦乘夜遣使請降。約爲內應。周主大喜。命王
 軌帥衆赴之。天未明。軌偏將段文振杖槊與數十人先登。景嵩迎入。引至相貴
 帳。拔刃劫之。城上鼓譟。守兵大潰。遂克晉州。虜相貴及甲士八千人。是時齊主
 方以外內無患。朝野皆安。日夕淫樂。置邊事于不問。有馮淑妃者。名小憐。穆后
 從婢也。穆后愛衰。以五月五日進之。號曰續命。慧而黠。能彈琵琶。工歌舞。妖艷
 動人。後主惑之。寵冠一宮。坐則同席。出則並馬。誓願生死一處。生死未必一處
敗亡即在目前
 周師之取平陽。方與淑妃獵于天池。放鷹縱犬。馳騁平林。搏取禽獸以爲快。告
 急者自旦至午。驛馬三至。阿那肱曰。大家正爲樂。邊鄙小小交兵。乃是常事。何

急奏爲。上泄下至暮使更至。言平陽已陷。乃奏之。陳主將還。淑妃止之曰。大家勿

去。請更殺一圍。妖真正後主從之。周師旣得平陽。齊王憲復拔洪洞永安二城。乘

勝而進。齊邊將焚橋守險。軍不得前。乃屯永安。癸酉。齊師來援。分軍萬人向千

里徑。又分軍出汾水關。後主自帥大軍。上雞栖原。使阿那肱將前軍先進。乙卯。

諸軍齊會平陽城下。周主以齊兵新集。聲勢方盛。且欲西還以避其鋒。宇文忻

諫曰。以陛下之聖武。乘敵人之荒縱。何患不克。若使齊得令主。君臣協力。雖湯

武之兵。未易平也。今主闇臣愚。士無鬪志。雖有百萬之衆。實爲陛下奉耳。軍正

王韶亦諫曰。齊失紀綱。於茲累世。天翼周室。一戰而扼其喉。取亂侮亡。正在今

日。釋之而去。臣所未喻。周主雖善其言。竟引軍還。周主之還猶有懼心然非亦

失千慮一以大將梁士彥爲晉州刺史。留精兵一萬鎮之。齊乘周師退。欲復平陽。

進兵圍之。晝夜攻擊。城中樓堞俱盡。崩墜之處。或短刀相接。或交馬出入。衆皆

危懼。士彥慷慨自若。謂將士曰。死在今日。我爲爾先。於是勇烈齊奮。齊兵少却。

厥後齊作地道攻城。城陷十餘步。將亡。乘勢欲入。齊主敕且止。召馮淑妃觀之。妃方對鏡妝點。真妖孽不卽至。城中以木拒塞之。兵不得入。城遂不下。又淑妃聞晉州城西石上有聖人迹。欲往觀之。中道有橋。去城牆不遠。齊主恐有弩矢及橋。乃抽攻城木。別造一橋以度。及度。橋壞。至夜乃還。如此行爲安望將士協力周主還長安。以晉州告急。復率大軍來援。壬寅。濟河。遣齊王憲帥所部先向平陽。戊申。諸軍畢至。凡八萬人。進逼齊軍。置陣東西二十餘里。先是齊人恐周師猝至。於城南穿塹。自喬山屬於汾水。皆以塹爲之隔。齊兵至。因結陣于塹北。齊王憲馳馬觀之。復命曰。易與耳。請破之。而後食。周主大悅。乘馬巡陣。輒呼主帥至前。勞勉之。將士喜于見知。咸思自奮。將戰。左右請換良馬。周主曰。朕獨乘良馬。欲何之。語名進薄齊師。有塹礙于前。自旦至申。相持不決。後主謂阿那肱曰。戰是耶。不戰是耶。阿那肱曰。吾兵雖多。堪戰者少。昔攻玉璧。援兵來卽退。今日將士。豈勝高祖時耶。不如勿戰。却守高梁橋。安吐根曰。一撮許賊。馬上刺取。擲之汾水中耳。綱所

編人說

齊主意未決。諸內參曰。彼亦天子。我亦天子。彼尙能遠來。我何爲守塹

示弱。齊主曰。此言是也。

如是則是矣。其如逃之亡何。

於是引兵填塹而出。周主大喜。勒諸軍擊

之。兵纔合。齊主與淑妃並騎觀戰。東偏小却。妃怖曰。軍敗矣。穆提婆曰。大家去。

大家去。齊主卽以淑妃奔高梁橋。

觀之令人失笑。

正是將士陣前方致死。君王馬上已

逃生。未識後事若何。且留下文再講。

齊主性既昏暗。上下貪婪。又復任用寵嬖。令萱黃花蠱惑不已。又寵馮小憐。敵方攻急。尙要再殺一圍。軍方對陣。乃已心怯逃竄。如此舉動。焉得不亡。周主勵精圖治。又得諸臣輔佐。謀定後戰。自然所向克捷。古人所謂戰勝在於朝廷。信然。

第六十卷

拒敵軍延宗力戰

棄宗社後主被擒

話說齊主戰尙未敗。卽以淑妃奔往高梁橋。武衛奚長諫曰。半進半退。戰之常體。今兵衆全整。未有虧傷。陛下舍此安之。馬足一動。人情荒亂。不可復振。願速

還安慰之。武衛張常山亦自後趕上曰。軍尋收訖。甚完整。圍城兵亦不動。至尊宜回。不信。臣乞將內參往視。齊主欲從之。提婆引齊主肘曰。此言難信。一淑妃

已遂却大軍百萬矣

齊主遂以淑妃北走。師大潰。死者萬餘人。軍資器械數百里間。委棄

山積。奔至洪洞。以去敵軍既遠。暫少休息。淑妃重施新妝。方以粉鏡自玩。

真堪發笑

後喧聲大震。共言賊至。於是復走。先是後主以淑妃有功。將立爲左皇后。遣內

參往晉陽。取皇后服御禕翟等件。至是遇于中途。爲之緩轡。命淑妃著之。

著得

幾時

然後去。再說周主入平陽。梁士彥接見。持帝鬚而泣曰。臣幾不見陛下。帝

亦爲之流涕。周主以將士倦疲。欲引還。士彥叩馬諫曰。今齊師遁散。衆心皆動。因其懼而攻之。其勢必舉。陛下奚疑。周主從之。執其手曰。余得晉州。爲平齊之基。卿善守之。遂率諸將追齊師。或請西還。周主曰。縱敵患生。卿等若疑。朕將獨往。諸將乃不敢言。於是星夜疾馳。所謂機不可失後主入晉陽。憂懼不知所爲。向朝臣問計。皆曰。宜省賦息役。以慰民心。收遺兵。背城死戰。以全社稷。後主以爲難。是

役也。安德王延宗獨全軍而還。後主壯之。因曰。吾欲留安德守晉陽。自向北朔州。若晉陽不守。則奔突厥以避之。再圖後舉。羣臣皆以爲不可。時阿那肱有兵一萬。尙守高壁。周師至高壁。阿那肱望風退走。後主遂決意遁去。視社稷如土芥密遣左右先送皇太后太子于北朔州。以安德王爲相國。并州刺史。總山西兵。謂曰。并州兄自取之。兒今去矣。延宗曰。陛下爲社稷主。幸勿動。臣爲陛下出死力戰。必能破之。提婆曰。至尊計已成。王勿阻。乃夜斬五龍門而出。欲奔突厥。從官皆散。不得已仍向鄴。穆提婆西奔周軍。令萱見其子降周。懼誅。遂自殺。惡婦亦有死日耶周主以提婆爲柱國。宜州刺史。下詔諭齊臣曰。若妙盡人謀。深達天命。官榮爵賞。各有加隆。一如提婆爵賞。周武此舉大光明或我之將士。逃逸彼朝。無問貴賤。皆從蕩滌。自是齊臣降者相繼。延宗知周師將至。同諸將固守。諸將請曰。王不爲天子。諸臣實不能爲王出死力。延宗不得已。戊午。卽皇帝位。下詔曰。

武平孱弱。政由宦豎。斬關夜遁。莫知所之。王公大臣。猥見推逼。忝爲宗藩。祇

承寶位。嗚呼。痛大廈之將傾。唯恃背城借一。迴狂瀾于既倒。庶幾轉弱爲強。勗哉卿士。無負朕懷。

於是大赦。改元永昌。以唐邕爲宰相。莫多婁敬顯。和阿于子。段暢。韓骨胡。爲將帥。衆聞之。不召而至者。前後相屬。延宗發府藏。及後宮美女。以賜將士。籍沒內參十餘家。後主聞之。謂近臣曰。我寧使周得并州。不欲安德得之。可謂全無心肝左右曰。理然。延宗見士卒。皆親執手稱名。流涕嗚咽。於是衆爭爲死。周主至晉陽。引兵圍之。四合如黑雲。延宗命敬顯。韓骨胡拒城南。和阿于子。段暢拒城東。自率兵拒齊王憲于城北。延宗體素肥。前如偃。後如伏。人常笑之。至是奮大稍。往來督戰。勁捷若飛。所向無前。不愧六孫俄而和阿于子。段暢。奔降周軍。周主遂自東門入。焚燒民室佛寺。合城慌亂。喊聲震天。延宗知周兵入。率數十騎自北來。以死奮擊。婁敬顯見東路火起。亦從南路來援。率兵抄殺城中兒童婦女。皆乘屋攘袂。投輒石。禦敵周師。大亂相填。壓塞路不得進。齊人從後斫刺之。死者二千。

餘人周主雜亂軍中自投無路左右皆惶急宇文忻牽馬首賀拔伏恩拂馬後
崎嶇得出亦危而得全齊人奮刃幾及之時已四更延宗疑周主爲亂兵所殺遣
人於積屍中求長鬣者遍索不得然以敵旣敗去冀其不復攻來軍心漸懈將
士燒肉飲酒多倦臥延宗苦戰一日亦退而少息再說周主回營腹已饑甚欲
遁去諸將亦勸之還宇文忻勃然進曰陛下已克晉州乘勝至此今僞主奔波
關東響震自古行兵未有若此之盛昨日破賊將士輕敵微有不利何足爲懷
大丈夫當死中求生敗中取勝今破竹之勢已成奈何棄之而去齊王憲亦以
去爲不可功在垂成斷無去理降將段暢極言城內空虛再往必克周主乃駐馬鳴角收
兵俄頃復振及旦還攻東門克之延宗挺身搏戰左右散亡略盡力屈被執周
主見之下馬握其手延宗辭曰死人手何敢迫至尊周主曰兩國天子非有怨
惡直爲百姓來耳題目先寫得正終不相害勿怖也使復衣幘而禮之唐邕等皆降于
周婁敬顯奔鄴齊主聞并州破懼周師來逼立重賞以募戰士而竟不出物通不

爲周守財耳

廣寧王孝珩進曰。爲今之計。莫若使任城王將幽州道兵入土門。揚聲

趣并州。獨孤永業將洛州道兵入潼關。揚聲趣長安。臣請將京畿兵出滏口。鼓

行逆戰。敵聞南北有兵。自然逃潰。陛下出宮人珍寶以賞將士。庶克有濟。齊主

不從。

忠言逆耳至此猶尙不悟

斛律孝卿請齊主親勞將士。爲之撰辭。且曰。宜忼慨流涕。以

感激人心。齊主既出臨衆。不復記所受言。遂大笑。眞寶貝左右亦笑。將士怒曰。

身尙如此。我輩何苦爲之效死。由是皆無戰志。朔州行臺高勣將兵衛太后。太

子還鄴。宦官苟子溢猶恃寵縱暴民間。勣斬以狗。太后救之不及。或謂勣曰。子

獨不畏太后怒耶。勣攘袂曰。今西寇已據并州。達官率皆委叛。正坐此輩濁亂

朝廷。若得今日斬之。明日受誅。亦無所恨。忠憤之言延宗在周軍。周主問以取鄴之

策。辭曰。此非亡國之臣所及。強問之。乃曰。若任城王據鄴。臣不能知。若今上自

守。陛下兵不血刃。癸酉。周師趣鄴。齊王憲爲先驅。是時齊人汹懼。望風欲走。朝

士出降者。晝夜相屬。齊主計無所出。復召羣臣議之。言人人異。莫知所從。高勣

曰。今之叛者。多在貴人。至于卒伍。猶未離心。請追五品已上家屬。置之三臺。因
脇之以戰。若不捷。則焚臺。此曹願惜妻子。誓當死戰。且王師頻北。賊徒輕我。背
城一決。理必勝之。却是計急齊主不能用。望氣者言當有革易。乃依天統故事。禪
位于太子恆。自稱太上皇帝。恆生八年矣。孝珩乞兵拒周師。不許。出爲滄州刺
史。孝珩謂阿那肱曰。朝廷不遣賜擊賊。豈畏孝珩反耶。孝珩若破宇文邕。遂至
長安。反亦何預國家事。以今日之急。猶如此猜忌耶。灑涕而去。齊主使尉世辨
帥千餘騎拒周師。有用者不授一兵無用者偏世辨本非將才。性又懦弱。出盜
口。登高阜四望。遙見羣鳥飛起。謂是西兵旗幟。卽馳還北。至紫陌橋。不敢回顧。
左右謂曰。敵兵未至。頃所見者。羣鳥耳。走尙可緩。世辨曰。鳥亦欺我耶。我已爲
之膽落矣。歸報後主曰。周兵勢大。不可抗也。壬辰。周師至鄴。後主及太后幼主
穆后淑妃等。率千餘騎東走。使慕容三藏守鄴宮。周主破城入。齊王公以下皆
降。三藏猶拒戰。周主引見禮之。拜儀同大將軍。三藏。紹宗子也。不愧執莫多婁

敬顯。周主數之曰。汝有死罪三。前自晉陽歸鄴。攜妾棄母。不孝也。外爲僞朝戮力。內實通啓于朕。不忠也。送款之後。猶持兩端。不信也。用心如此。不死何待。遂斬之。壞人何益使將軍尉遲勤追齊主。鄴有處士熊安生。博通五經。聞周主入鄴。遽令家人掃門。家人怪而問之。安生曰。周帝重道尊儒。必將見我。俄而周主幸其家。不聽拜。親執其手。引與同坐。給安車駟馬以自隨。又遣使至李德林宅。宣旨慰諭曰。平齊之利。唯在于爾。德林來見。引入帳中。訪問齊朝風俗政教。人物善惡。語三宿不倦。忙中敘閒事急處用寬筆得旨左遺法再說齊主渡河。入濟州。使阿那肱守濟州。關。覘候周師。自帥百餘騎奔青州。卽欲入陳。而阿那肱密召周師。約生致齊主。屢啓云。周師尙遠。已令燒斷河橋。想齊主聞之猶必深嘆其愚齊主由是淹留自寬。周師至關。阿那肱迎降。尉遲勤奄至青州。獲太后幼主后妃等。齊主繫囊金于鞍後。人臣斛律光等。宜追加贈諡。家口田宅沒官者。給還其子孫。指其名曰。此人在。朕

身且不保何有于金

從十餘騎南走。周兵追至南鄧村。及之。執以送鄴。庚子。周主詔齊故

安得至此。在公道又詔齊之東山南園三臺。皆竭民脂膏爲之。令皆毀拆。瓦木材料。並以給民。山園之田。各還其主。東民大悅。二月丙午。齊主緯至鄴。復其衣冠。帝以賓禮見之。會報廣寧任城二王起兵信都。集衆四萬。共謀匡復。帝曰。此可諭之使來也。令後主作書招之。許以若降富貴如故。潛不從。乃命齊王憲。隋公楊堅。引兵平之。軍至趙州。潛遣諜覘之。爲周候騎所執。解至營中。憲命釋其縛。集齊舊將遍示之。謂曰。吾所爭者大。不在汝曹。今縱汝還。卽充吾使。乃與潛書曰。

足下謀者爲候騎所拘。軍中情實。具諸執事。戰非上計。無待卜疑。守乃下策。或未相許。已勒諸軍。分道並進。相望非遠。馮軾有期。不俟終日。所望知機。勿貽後悔。

憲及楊堅至信都。潛同孝珩軍于城南以拒之。其將尉相願。詐出略陣。遂以衆降。相願。潛之心腹將也。衆皆駭懼。潛怒。收其妻子。卽陣前斬之。明日進戰。潛與

孝珩親自出馬。衝堅陷銳。齊王憲敵于前。楊堅率勁騎橫擊之。分其軍爲二。遂大破之。俘斬三萬人。執潛及孝珩。憲謂潛曰。任城王何苦若此。潛曰。下官獻武皇帝之子。兄弟十五人。幸而獨存。逢宗社顛覆。今日得死。無愧墳陵。據激烈無一弱語憲壯之。歸其妻子。憲問孝珩齊亡所由。孝珩自陳國難。辭淚俱下。俯仰有節。憲爲之改容。親爲洗瘡傅藥。禮遇甚厚。孝珩嘆曰。李穆叔言齊氏二十八年天下。今果然矣。自獻武皇帝以來。吾諸父兄弟。無一人至四十者。命也。嗣君無獨見之明。宰相非柱石之寄。恨不得握兵符。受斧鉞。展我心力耳。是聲初任城母朱金婉。以失節被幽。幼時憲武不甚愛之。及齊亡。而潛建義信都。獨以忠孝著。廣寧王文襄第九子。好文學。工丹青。嘗於廳事堂畫蒼鷹。見者皆疑爲眞。又作朝士圖。妙絕一時。今以兵弱被執。蓋不愧高氏子孫云。補寫處周匝筆有餘閒以故憲皆重之。先是周主破平陽。遣使招東雍州刺史傅伏。伏不從。既克并州。獲其子。使以上將軍武卿公告身。及金馬腦二酒。蓋賜伏爲信。并遣章孝寬致書招之。伏復

孝寬曰。事君有死無二。此兒爲臣不忠。爲子不孝。願速斬之。以令天下。愧伏臣不

及周主自鄴還至晉陽。遣降將阿那肱等百餘人。臨汾水招伏。伏隔水見之。問至尊何在。答曰。已被擒矣。伏仰天大哭。率衆入城。于廳事前北面哀號良久。然後出降。降以視望風乞

周主曰。何不早下。伏流涕對曰。臣三世爲齊臣。食齊祿。不能自死。羞見天地。周主執其手曰。爲臣當如此也。引使宿衛。授爲儀同大將軍。他日又問伏曰。前救河陰得何賞。對曰。蒙一轉授。特進永昌郡公。時齊主在座。周主顧而謂曰。朕三年習戰。決取河陰。政爲傳伏善守。城不可動。故歛軍而退。公當日賞功。何其薄也。是時周主方欲班師。忽北朔州飛章告急。有范陽王紹義。進據馬邑。號召義旅。自肆州以北。從而叛者二百八十餘城。兵勢大振。又有高賓寧者。齊之疎屬。有勇略。久鎮和龍。甚得夷夏之心。亦起兵數萬。與紹義遙爲聲援。勢甚猖獗。遂遣大將軍宇文神舉。率兵十萬討之。大駕暫駐晉州。正是全齊已屬他人手。一旅猶爲宗國謀。你道范陽王何以得據北朔州。且聽下文。

分解。

齊後主以紈袴爲帝。不惜財力。賞費無度。性復貪鄙。敵兵已至目前。尙不肯以財物賞軍。坐擁何益。斛律孝卿囑其親屬將士。作痛哭流涕之狀。乃忘其所囑。反復大笑。真是全無心肝。宜衆兵之忿忿也。聖人云。下愚不移。其後主之謂乎。

第六十一卷

捋帝鬚老臣愛國

捫杖痕嗣主忘親

話說北朔州原是齊之重鎮。風俗強悍。士卒驍勇。既降于周。周主遣齊降將封輔相。爲其地總管。有長史趙穆。智勇蓋世。心不忘齊。會任城王起兵瀛州。謀執輔相。以城迎之。輔相逃去。及任城被執。乃迎定州刺史高紹義。紹義據馬邑。引兵南出。欲取并州。至新興而肆州已爲周守。又聞宇文神舉大兵將到。還保北朔州。神舉進兵逼之。紹義謂趙穆曰。我兵新集。敵皆勁旅。將何以戰。穆曰。戰也勝之。可以席卷并肆。不勝。則北走突厥。再爲後圖。遂進戰。連戰數陣。紹義皆敗。

穆戰死。紹義北奔突厥。猶有衆三千人。下令曰。欲還者聽。於是辭去者大半。突厥佗鉢可汗。常謂齊神武英雄天子。以紹義重蹠似之。甚見愛重。凡齊人在北者。悉以隸之。高寶寧自和龍勸進。紹義遂稱皇帝。以寶寧爲丞相。欲延齊一線之脈。而竄身異域。不敢與周相抗。於是除和龍外。齊地皆入于周。凡得州五十。郡一百六十二。縣三百八十。戶三百三萬二千五百。滅齊事始畢帝命班師。駕至長安。置高緯于前。列其王公等于後。車輿旗幟器物。以次陳之。備法駕。布六軍。奏凱樂。獻俘于太廟。觀者夾路。皆稱萬歲。爵賞有功。大赦天下。封高緯爲溫公。齊之諸王三十餘人。咸受封爵。一日宴于內廷。齊君臣皆侍飲。帝令溫公起舞。折旋中節。延宗在坐。悲不自持。又命孝珩吹笛。辭曰。亡國之音。不足上瀆主聽。固命之。纔執笛。淚下嗚咽。延宗孝珩尙有亡國之戚。若高緯之舞。廉恥滿然矣。帝不復強。以李德林爲內史上士。自是詔誥格式。及用山東人物。並以委之。帝從容謂羣臣曰。我往常唯聞李德林名。欲見其面不可得。復見其爲齊朝作詔書移檄。正謂是天上人。豈意

今日得其驪使。紇豆陵毅對曰。臣聞騏驎鳳凰。爲王者瑞。可以德感。不可力致。然騏驎鳳凰。得之無用。豈如德林爲瑞。且有用哉。今爲周瑞可惜他日又爲隋用帝大笑曰。誠如卿言。未幾。有誣告溫公與定州刺史穆提婆謀反者。遂同日誅之。其宗族皆賜死。衆人多自陳冤。欲求免誅。獨延宗攘袂不言。以椒塞口而死。緯弟仁英。以清狂。仁雅。以瘖疾。得免。其親屬不殺者。散配西土。皆死于邊裔。此皆平日先是溫公至長安。向帝求馮淑妃。帝曰。朕視天下如敝屣。一女子。豈爲公惜。仍以賜之。及溫公遇害。妃歸代王達。王甚嬖之。偶彈琵琶絃斷。妃有詩曰。

雖蒙今日寵

猶憶昔時憐

欲知心斷絕

應看膝上絃

任城王有妃盧氏。任城死。賜大將斛斯徵。盧妃蓬首垢面。長齋不言笑。徵憐而放之。乃爲尼。盧妃大有骨氣大其後齊之宮妃嬪御。流落在外者。貧不能存。至以賣燭爲業。繁華一夢此皆後話不表。且說帝自滅齊後。節已愛民。親賢遠佞。殷殷求治。人皆喜太平可致。時帝生七子。太子贊最長。故以儲位歸之。但性頑劣。好昵近小人。

大臣皆憂其不才。大業方成而失業者已在殿前可畏也於是左宮正宇文孝伯言于帝曰。太子者國之根本。天下之命懸于太子。今皇太子爲國儲貳。德義罕聞。臣忝宮官。實當其責。且太子春秋尙少。志業未成。伏乞陛下妙選正人。爲其師友。調護聖質。猶望日就月將。如或不然。恐後悔無及。帝歛容曰。卿世代鯁直。竭誠所事。觀卿此言。有家風矣。孝伯拜謝曰。非言之難。受之難也。帝曰。正人豈復過卿。吾將使尉遲運助吾子。於是以運爲右宮正。又嘗問內史樂運曰。卿言太子何如人。對曰。中人。吾謂非中人直下愚耳帝顧謂齊王憲曰。百官佞我。皆稱太子聰明仁恕。惟運所言。不失忠直耳。因問輔翼中人之狀。運曰。如齊桓是也。管仲相之則伯。豎貂輔之則亂。可與爲善。可與爲惡。帝曰。我知之矣。其使之親君子遠小人乎。遂擢運爲京兆丞。太子聞之。意甚不悅。太子妃楊氏。隋公堅女。堅姿相奇偉。時輩莫及。見者皆驚爲異人。畿伯大夫來和。善相人。私謂堅曰。吾閱人多矣。未有如公之相者。眼如曙星。無所不照。後日當王有天下。願忍誅殺。堅曰。公勿言此。以速予。

禍。得不失職足矣。齊王憲與堅友善。然謂帝曰。普六茹堅。形貌異常。非人臣相。臣每見之。不覺自失。恐爲宗廟憂。請早除之。帝亦頗以爲疑。因使來和相之。和詭對曰。堅相不過位極人臣。正是守節人。可鎮一方。若爲將領。收江南如拉朽。

不唯免其禍且使重其任來和其堅之功臣歟

蓋帝本有平陳之意。聞之大喜。待堅愈厚。時吐谷渾入

犯。帝命大將軍王軌輔太子討之。吐谷渾退。大兵至伏俟城而還。太子在軍中多失德。苦役士卒。耗損軍糧。嬖臣鄭譯等相助爲非。軌諫不聽。軍還。軌言之。帝大怒。杖太子一百。并杖譯。除其名。宮臣親幸者。咸被遣。越數日。太子潛召譯

等戲狎如初。

周武嗣子亦云殿矣卒不能改其子之惡此中亦有天焉

譯因曰。殿下何時得據天下。臣得一

心事主。太子曰。且有待。益昵之。帝遇太子甚嚴。每朝見。與羣臣無二。雖隆寒盛暑。不得休息。以其嗜酒。禁不得至東宮。有過。輒加捶撻。嘗謂之曰。古來太子被廢者幾人。餘兒豈不堪立耶。乃命東宮官屬錄太子言語動作。每月奏聞。太子畏帝威嚴。矯情飾說。由是過不上聞。王軌嘗與內史賀若弼言。太子必不克負

荷。弼深以爲然。勸軌陳之。軌後侍坐帝旁。共談國政。色若不豫者。帝怪之。問曰。卿何爲爾。軌對曰。皇太子仁孝無聞。恐不了陛下家事。奈何。

忠臣憂國苦心亦唯明主能受此直

言愚臣庸昧。不足深信。陛下嘗以賀若弼有文武才。亦每以此爲憂。帝召弼問之。弼曰。皇太子養德深宮。未聞有過也。既退。軌讓弼曰。平生言論。無所不道。今者對揚。何得乃爾反覆。弼曰。此公之過也。太子國之儲貳。豈易發言。事有蹉跌。便至滅族。本謂公密陳臧否。何得遂至昌言。軌默然久之。乃曰。吾專心國家。遂不存私計。向者對衆。良實非宜。後軌因內宴上壽。捋帝鬚曰。可愛好老公。但恨後嗣弱耳。王軌之言太直然君臣如此亦是難得先是帝問孝伯曰。吾兒比來何如。孝伯曰。太子比懼天威。更無過失。及聞軌言罷酒。責孝伯曰。公嘗語我云。太子無過。今軌有此言。公爲誑矣。孝伯曰。臣聞父子之際。人所難言。臣知陛下必不能割慈忍愛。遂爾結舌。帝默然久之。乃曰。朕已委公矣。公其勉之。後王軌又言于帝曰。太子非社稷主。若爲帝必敗。普六茹堅有反相。若不除之。必爲後患。帝不悅曰。必天

命有在。將若之何。堅聞之甚懼。深自晦匿。帝亦深以軌言爲然。但漢王次長素有過。餘子皆幼。故得不廢。又屢欲除堅。不果而止。俄而帝不豫。越數日。疾益劇。六月丁酉朔遂殂。時年三十六。惜不永年。太子卽位。是爲周宣帝。尊皇后阿史那氏爲皇太后。立妃楊氏爲后。以后父堅爲上柱國大司馬。宣帝始立。卽逞奢欲。以下歷敘天元無道事爲隋文得國之由。大行在殯。曾無戚容。捫其杖痕。大罵曰。死晚矣。武帝宮人有美色者。卽逼爲淫亂。超拜鄭譯爲開府儀同大將軍內史大夫。委以朝政。出王軌爲徐州總管。葬武帝于孝陵。廟號高祖。旣葬。詔內外公除。帝及六宮皆議卽吉。或以爲葬期旣促。事訖卽除。太爲汲汲。不從。以齊王憲屬望尊重忌之。謂孝伯曰。公能爲朕圖齊王。當以其官相授。孝伯叩頭曰。先帝遺詔。不許濫誅骨肉。齊王陛下之叔。功高德茂。社稷重臣。陛下若無故害之。臣又順旨曲從。則臣爲不忠之臣。陛下爲不孝之子矣。孝伯侃侃正論可云不實高祖者矣。帝不懌。由是疎之。有嬖臣于智。爲帝設計曰。此事臣能任之。臣請往候憲歸。卽誣其謀反。陛下召而詰

之。臣與面質。教他有口難辨。則殺之不患無名矣。帝從其計。乃使于智語憲。欲以爲太師。且召之曰。晚與諸王俱入。憲至殿門。有旨諸王皆退。獨被引進。方升階。有壯士數人從內出。見而執之。憲曰。我何罪而執我。帝在上厲聲曰。躬圖反逆。焉得無罪。憲問何據。于智從旁證之。憲目光如炬。與智爭辨不屈。或謂憲曰。以王今日事勢。何用多言。憲曰。死生有命。寧復圖存。但老母在堂。留茲遺憾耳。憐可擲笏于地。衆遂縊之。帝復召憲僚屬。使證成其罪。參軍李綱誓之以死。處以極刑。終無撓辭。有司以露車載憲屍而出。故吏皆散。唯綱撫棺號慟。躬自瘞之。哭拜而去。綱可謂鐵中又殺大將軍王興儀。同獨孤熊大將軍豆盧紹。皆素與憲親善者也。殺憲既屬無名。興等無辜受誅。時人謂之伴死。以于智爲有功。加柱國。封齊郡公。正人遭刑小人正月癸巳。帝受朝于露門。始與臣羣服漢魏衣冠。大赦。改元大成。置四輔官。以冢宰越王盛爲大前疑。總管蜀公迥爲大右弼。申公李穆爲大左輔。隋公楊堅爲大後丞。先是帝初立。以高祖刑書要制爲

太重而除之。又數行赦宥。既而民輕犯法。姦宄不止。又自以奢淫多過。惡人規諫。欲爲威虐。懾服羣下。乃更爲刑經聖制。用法益深。大醮于正武殿。率羣臣拜于殿下。告天而行之。暴主所爲。總是不由常道。密令左右伺察百官。小有過失。輒加誅譴。以爲彼方救死不暇。安敢規我。於是人莫敢言。日恣聲樂。魚龍百戲。常陳殿前。累日繼夜。不知休息。多聚美女。以實後宮。衣服宮室。俱窮極華美。高祖節儉之風。於斯蕩盡。遊宴沈湎。或旬日不出。羣臣請事者。皆因宦官奏之。以至百弊叢生。朝政多闕。於是京兆丞樂進。輿櫬詣朝堂。陳帝八失。忠臣不怕死。樂進有之。

其略云。大尊比來。事多獨斷。不參諸宰輔。與衆共之。非詢謀僉同之道。政事焉得無缺。一失也。廣搜美女。以爲嬪御。儀同以上。女不許出嫁。貴賤同怨。非所以慰人心而光君德。二失也。大尊一入後宮。數日不出。所須聞奏。多附宦者。君門等于萬里。上下情意不孚。三失也。卽位之初。下詔寬刑。未及半年。更嚴前制。非法之加。害及無辜。四失也。高祖斲雕爲樸。率民以儉。崩未逾年。而

遽窮奢麗。財用不恤。五失也。徭賦下民。以奉俳優角抵。六失也。上書字誤者。卽治其罪。杜獻書之路。塞忠言之入。七失也。天象垂誠。不能諮諏善道。修布德政。八失也。唯茲八失。臣知而不言。則死有餘責。陛下知而不改。臣見周廟不血食矣。

書上。帝覽之大怒。立命綁赴市曹斬之。朝臣恐懼。莫有敢救者。內史中大夫元巖嘆曰。臧洪同死。昔人猶且願之。况比干乎。若樂運不受誅。吾將與之同死。

又是一個不怕死的

乃謂監刑者曰。且緩須臾。予將見帝言之。巖卽詣閣請見。帝怒容以

待。巖從容謂帝曰。樂運不顧其死。欲以求名。陛下遽以爲戮。適遂其志。不如勞而遣之。以廣聖度。是運不得名。而陛下得名矣。

與暴王語只好如此

帝頗感悟。遂令勿殺。

明日召運謂曰。朕昨夜思卿所奏。實爲忠臣。運再拜曰。大尊能不忘臣言。社稷之福也。天下幸甚。賜以御食而後出。舉朝聞之。羣相慶賀。謂帝有悔悟之機。但未識自是以後。帝能頓改前過否。且聽下文分解。

武帝爲周令主。設天元不過中材。猶能爲治。無如惡劣兇淫。不減無愁天子。雖王軌、宇文孝伯言之于前。樂運極諫于後。有如水投石。格不相入。真是無可奈何。意者天欲亡周以啓楊氏耶。

第六十二卷

修舊怨股肱盡喪

矯遺詔社稷忽傾

話說王軌爲徐州總管。聞鄭譯用事。自知必及于禍。私謂所親曰。吾在先朝。實申社稷之計。見惡于嗣主。今日之事。斷可知矣。此州控帶淮南。鄰接強寇。欲爲身計。易如反掌。但忠義之節。不可有虧。况荷先帝厚恩。豈可以獲罪于後君。竟相背棄。只可於此待死。冀千載之後。知我心耳。軌自是無日不切死憂。却說帝雖免樂運之誅。淫暴如故。一日問鄭譯曰。我脚上杖痕。誰所爲也。譯曰。事由烏丸軌。以致帝與臣。皆受先帝杖責。宇文孝伯因言軌捋鬚事。孝伯此言豈亦欲爲固寵之計帝大怒曰。彼豈樂吾爲君哉。不殺此奴。無以洩吾恨。卽遣敕使往徐州殺之。元巖不肯署詔。御史大夫顏之儀力諫不聽。巖復進諫。脫巾頓顙。三拜三進。帝

曰。汝欲黨烏丸軌耶。巖曰。臣非黨軌。恐陛下濫誅大臣。失天下之望。帝怒。使闍
豎搏其面。曳之出。使至徐州。軌見敕。神色不動。曰。早知此事矣。引頸受刃。遠近
聞之。知與不知。莫不流涕。巖亦廢死于家。國宋將亡忠良先喪初。帝之爲太子也。上柱國
尉遲運爲宮正。數進諫忤帝意。又與王軌、宇文孝伯、宇文神舉皆爲高祖所親
厚。帝嘗疑其黨同毀己。見之色屢不平。及軌死。運懼。謂孝伯曰。帝舊恨不忘。吾
徒終必不免。爲之奈何。孝伯曰。今堂上有老母。地下有武帝。爲臣爲子。知欲何
之。且委質事人。本狗名義。諫而不入。死焉可逃。足下若爲身計。不如遠之。於是
運求出外。遷爲秦州總管。他日。帝以齊王憲事讓孝伯曰。公知齊王謀反。何以
不言。實備對曰。臣不知其反也。但知齊王忠于社稷。爲羣小所搆。臣欲言之。陛
下必不用。所以不言。且先帝囑咐微臣。唯令輔導陛下。爲堯舜之主。今諫而不
從。實負先帝顧托。以此爲罪。是所甘心。帝大慚。俛首不答。令且退。俄而下詔。賜
死。時宇文仲舉爲并州刺史。亦遣使就州殺之。尉遲運至秦州。亦以憂死。辛巳。

帝以位爲天子。猶非極貴。遂傳位于太子闡。是爲靜帝。大赦。改元大象。自稱天元皇帝。欲貴同于天也。癡人發癡想作楊后稱天元皇后。妃朱氏爲天后。元

奉焉得不癡

氏爲天右皇后。陳氏爲天左皇后。楊名麗華。朱名滿月。元名樂尙。陳名月儀。至

是並稱皇太后。所居稱天臺。制曰天制。敕曰天敕。冕二十四旒。車服旗鼓。皆倍前王之數。置納言御正等官。皆列天臺。國之儀典。率情改更。務自尊大。無所顧忌。每對臣下。自稱爲天。用樽彝圭瓚以飲食。令羣臣朝天臺者。致齋三日。清身一日。然後進見。既自比于上帝。不欲臣下同己。常自帶綬冠通天冠。加金附蟬。顧見侍臣冠上有金蟬。及王公有綬者。並令去之。不許人有天高上大之稱。癡癡

見如禁天下婦人不得施粉黛。自非宮人。皆黃眉墨妝。每召羣臣論議。唯欲興造

變革。未嘗言及政事。遊戲無常。出入不節。羽儀仗衛。晨出夜還。陪侍之官。皆不堪命。自公卿以下。常被楚撻。每捶人。皆以百二十爲度。謂之天杖。其後又加至二百四十。宮人內職亦如之。后妃嬪御。雖被寵幸。亦多杖背。以故內外恐怖。人

不自安。皆求苟免。莫有固志。又忌諸弟。乃以襄郡爲趙國。濟南郡爲陳國。武當安富二郡爲越國。上黨郡爲代國。新野郡爲滕國。邑各萬戶。令趙王招、陳王純、越王盛、代王達、滕王逌、並之國。則本支弱宗室汝南公慶私謂楊堅曰。天元實無積德。視其相貌。壽亦不長。又諸藩微弱。各令就國。曾無深根固本之謀。羽翮既翦。何能及遠哉。堅深然之。有杞公宇文亮。於天元爲從祖兄。其子西楊公温。妻尉遲氏。天元之姪婦也。有美色。一日以宗婦入朝。天元悅其美。欲私幸之。色見而直謂其妃司馬氏曰。朕愛尉遲夫人嬌好。欲使從我。卿盍爲我言之。淫人也司馬氏曰。夫面重。直言之。恐其羞怯。不能如陛下意。不如醉以酒而就之。一任帝所欲爲矣。天元稱善。乃賜宴宮中。命司馬妃陪飲。尉遲氏不敢辭。只得坐而飲。司馬妃命宮女輪流勸盞。又請以大觥敬之。尉遲氏酒量本淺。又連飲數杯。不覺沉醉。坐不能起。倚桌而臥。司馬妃命宮女卸其妝束。扶上御榻安寢。報帝曰。事諧矣。天元大喜。舉幃視之。益覺可愛。遂裸而淫之。及尉遲氏醒。身已

被汚。只索無奈。跪而乞歸。天元曰。爾不忘家耶。我將殺爾一家。納爾爲妃。淫與

有不相連者

尉遲氏懼且泣曰。妾體鄙陋。本不足以辱至尊。若以妾故而戮及一門。

妾亦不能獨生矣。乞至尊哀之。天元見其有怖色。慰之曰。汝勿懼。吾言戲耳。今

後召汝。慎毋違也。尉遲氏再拜而出。歸語其夫。夫大驚。密以其事報于父。時值

淮南用兵。亮爲行軍總管。韋孝寬爲行軍元帥。兩軍前後行。相違數里。亮聞報

大懼曰。天元無道若此。不唯辱我家風。且將滅我門戶。我豈可坐而待死。君不待

臣以禮焉得無異志

乃與左右心腹謀之。或曰。朝廷暴政橫行。臣民解體。危亡可待。不如

暫投江南。以觀其變。亮曰。我家在長安。棄之不忍。且一出此境。安能復返。或曰。

乘其無備。殺入長安。廢此無道。另立有德。此不世之功也。亮曰。此固吾志。但吾

與孝寬並行。勢若連雞。必與之俱西。方可成事。而彼方得君。安肯與我同反。吾

朝叛。彼夕討矣。爲今之計。必先襲而執之。并其衆。然後可以鼓行而西。左右皆

稱善。乃定計。于是夜之半。先襲破孝寬營。有偏將茹寬。素與孝寬善。知其謀。遣

人密報孝寬。孝寬知之。設伏以待。亮至半夜。率精騎二千。銜枚疾走。直奔孝寬營。遙聽營內更鼓無聲。巡鑼不作。以爲軍皆睡熟。正好乘其不備。而纔至寨口。忽聞寨中震撼一聲。營門大開。火把齊明。照耀如同白日。孝寬全身披掛。挺槍出馬。左右排列將士。皆雄糾糾橫刀待戰。寫出一聲勢孝寬馬上高聲曰。杞公。汝來偷營耶。我待汝久矣。亮大驚。手下將士。不戰自退。孝寬把槍一指。將士皆奮勇而進。亮拍馬急走。及回至大營。已被孝寬潛從側路遣兵襲破。據守寨門。欲算遂被入先亮此時進退無路。因遂拔刀自刎。孝寬梟其首。號令三軍。衆皆懾服。遂飛章告變。天元大喜。殺亮一門。孩稚無遺。單留尉遲氏。納之宮中。拜爲長貴妃。寵幸無比。越一日。天元將如同州。增侯正前驅。式道等官。爲三百六十重。自應門至于赤岸澤。數十里。旛旗相蔽。音樂俱作。又令虎賁持鈹馬。上稱警蹕。儀衛之盛。從古未有。及還長安。詔天臺侍衛之臣。皆著五色及紅紫綠衣。名曰品色服。有大事。與公服相間服之。是制度何又詔內外命婦。皆執笏。其拜宗廟及天臺。皆

俛伏如男子。後宮增置位號。不可勝錄。復欲立尉遲氏爲后。共成五后。是用以
 問小宗伯辛彥之曰。古有之乎。對曰。皇后與天子敵體。不宜有五。又問太學博
 士何妥。對曰。昔帝嚳四妃。虞舜二妃。先代之數。何常有。疑人前獻辯對天元
 大悅。免彥之官。下詔曰。坤儀比德。土數唯五。四太皇后外。可增置天中太皇后
 一人。以長貴妃尉遲氏爲之。造錦帳五。使五后各居其一。實宗廟祭器于前。自
 讀祝版而祭之。極疑又以五輅載婦人。自帥左右步從。又好倒懸鷄鴨及碎瓦于
 車上。觀其號呼以爲樂。何樂性之所好。往往有不可解者。楊后性柔婉。不妬忌。
 雖事暴主。人有犯。曲爲勸解。以故四后及嬪御等。皆愛而仰之。天元昏虐滋甚。
 嘗無故怒后。欲加之罪。后進止安閑。辭色不撓。天元見無懼容。大怒。遂賜后死。
 逼令引決。有何可怒而至于此。嬪御皆爲之叩頭求免。后母獨孤氏聞之。詣閣陳謝。叩首
 閣外。流血滿面。然後得免。后父堅。位望隆重。天元忌之。嘗忿謂后曰。必族滅爾
 家。后長跪求饒。候其怒解乃起。一日召堅入宮。戒左右曰。爾等視堅色動。卽殺

之堅至。留與久語。堅應對無失。神色不動。乃免之。內史鄭譯與堅少同學。奇堅相表。以其後必有非常之福。傾心相結。堅亦知其爲帝所寵。每與友善。及聞帝深忌。屢欲殺害。情不自安。因私謂譯曰。吾與子相善。一國莫不知。子于帝前。豈不能庇我以生。但帝意難測。倘遇卒然之誅。子欲救無及。可慮實不如出外圖全。又恐面陳取禍。願子少留意焉。譯曰。以公德望。天下歸心。欲求多福。豈敢忘也。有便當卽言之。保無害耳。會天元欲伐江南。使譯引兵前往。譯自言無將才。請得一人爲元帥。天元曰。卿意誰可者。對曰。陛下欲定江東。自非懿戚重臣。無以鎮撫。臣意大臣中唯普六茹堅。以椒房之戚。具將帥之才。爲國盡忠。事君不貳。若命爲將。必能平定江南。混一四海。且壽陽地控鄰邦。使堅爲總管。以督軍事。徐圖進取。則陳氏之土地。可坐而有也。天元從之。以堅爲揚州總管。使譯發兵會壽陽。命下。堅大喜。謂其夫人獨孤氏曰。吾今庶可免矣。遂詣闕辭。帝命速發。將行。忽起足疾。不能舉步。天命將降也欲停留數日。懼帝見責。正懷疑慮。忽報

鄭譯來謁。忙卽留進密室。訴以足疾之故。譯曰。公疾卽愈。且緩南行。有一大事報公。焉知非公福耶。堅問何事。譯屏退左右。撫耳語曰。昨夜帝備法駕。將幸天興宮。去未逾時。不豫而還。今者進內請安。病勢沉重。殆將不起。帝若宴駕。主少國疑。秉衡之任。非公誰能當之。我故先以語公。君尙未死已向別人討好小人之反覆若是 倘有片紙來召。公卽速來。慎勿徘徊。坐失機會。言訖輒去。堅自是足疾若失。又御正劉昉。素以狡諂得幸于天元。而心亦向堅。以堅負重望。又皇后父。欲引之當國。遂與譯同心戴之。却說天元身抱重疾。自知不起。召鄭譯劉昉入侍。又召御正大。夫顏之儀並入臥內。欲屬以後事。而口已瘖。不復能語。無道之報不爽 譯遂令昉召堅。昉至堅第。語以故。堅尙猶豫。辭不敢當。昉曰。公若爲速爲之。不爲。昉自爲也。堅曰。公等有意。堅敢不從。乃入宮。帝已不省人事。自稱受詔。居中侍疾。是日帝殂于天臺。祕不發喪。矯詔以堅總知中外兵馬事。顏之儀知非帝旨。拒而不從。昉等草詔署訖。逼之儀連署。之儀厲聲曰。主上升選。嗣子冲幼。阿衡之任。宜在宗

英方今趙王最長。以親以德。合膺重寄。公等備受國恩。當思盡忠報國。奈何一旦欲以神器假人。之儀有死而已。言皆當理。惜乎權不在己。昉等知不可屈。乃代之儀署而行之。於是諸衛受敕。並受堅節度。堅雖得政。猶以外戚專權。須防宗室之變。乃謂譯等曰。今者諸王在外。各有土地兵力。吾以異姓當國。彼必不服。定生他變。不若徵之來京。尊其爵位。使無兵權。苟不順命。執之一夫力耳。譯等皆以爲然。乃以千金公主將適突厥爲辭。矯帝詔。悉徵趙、越、陳、代、滕、五王入朝。欲傾大本。先伐旁支。無雄竊國。不如是。草詔訖。將用玉璽。璽在之儀處。堅向之儀索之。之儀正色曰。此天子之物。宰相何故索之。堅大怒。命引出。將殺之。以其民望。出爲邊郡太守。丁未。發宣帝喪。迎靜帝入居天臺。受羣臣朝賀。尊楊后爲皇太后。朱后爲帝太后。其陳后、元后、尉遲后。詔並爲尼。詔敕皆堅爲之。正是三世經營方建國。一朝事業屬他人。未識堅得政之後。若何措置庶務。且俟下文再述。

天元殺戮忠良。淫刑漁色。千古無兩。又欲與天爭大。自宜天奪之魄。信用

鄭譯而譯久已私於隋文。此親近小人之驗。隋文生有異徵。天欲興之。其誰能害。天元欲害之。特自速其死耳。凡人一飲一啄。皆天所命。况天下乎。姦雄之妄生異心者。可知所鑒戒矣。

第六十三卷

隋公堅攬權竊國

尉遲迴建義起兵

話說天元宴駕。楊堅當國。以漢王贊爲上柱國。右大丞相。尊以虛名。實無所綜理。堅自假黃鉞。爲左大丞相。百官總己以聽。大小政事。皆稟堅而行。無得專決。

天一手握定周家天下已入囊中

先是堅以李德林負天下重望。欲引爲同心。乃使邦國公楊惠

謂之曰。朝廷賜令總文武事。經國重任。自慚德薄。不能獨理。今欲與公共事。以

安邦國。公其無辭。德林曰。公如不棄。誓願以死奉公。

不意麟鳳亦肯改節

堅大喜。初劉昉

鄭譯議以堅爲大冢宰。譯攝大司馬。昉爲小冢宰。堅私問德林曰。何以見處。羣工始服。德林曰。宜作大丞相。假黃鉞都督中外諸軍事。不爾。無以壓衆心。及發喪。卽以此行之。以正陽宮爲丞相府。時衆情未一。往往相聚偶語。欲有去就。堅

乃引司馬上士盧賁置左右。潛令部伍仗衛。以兵威懾之。賁驍勇。號萬人敵。衆皆畏之。因謂公卿曰。欲富貴者宜相隨。公卿皆唯唯。有徘徊觀望者。賁嚴兵而至。皆悚息聽命。莫敢有異。堅嘗至東宮。門者拒不納。賁諭之不從。瞋目叱之。門者遂却。堅始得入。賁遂典丞相府宿衛。以鄭譯爲丞相府內史。劉昉爲司馬。李德林爲府屬內史。再說下大夫高頴。頴爲隋朝第一特詳其始渤海人。少明敏。有器局。略涉文史。工于詞令。孩稚時。家有柳樹。高百尺。亭亭如蓋。里中父老曰。此家當出貴人。年十七。齊王憲引爲記室。益習兵事。多計略。堅素重之。及得政。欲引入府爲腹心之佐。乃遣人諭意。頴承旨欣然曰。願效馳驅。縱令公事不成。頴亦不辭族滅。遂謁堅。堅聞其來。大喜。下階迎之。握手相慰曰。願與子同立功名。富貴共之。乃以爲相府司錄。欲圖大事先求其佐時漢王贊居禁中。每與靜帝同帳而坐。劉昉飾美妓進之。以供娛樂。贊大悅。因說贊曰。大王先帝之弟。時望所歸。孺子幼冲。豈堪大事。今先帝初崩。羣情尙擾。王且歸第。待事寧後。入爲天子。此萬全計也。贊

年少。性識庸下。以昉言爲信。遂歸舊邸。朝政不復預聞。期至矣死初宣帝時。刑政繁虐。冤死者衆。人情恐懼。又工作不休。役民無度。畿內騷然。堅爲政。停洛陽工作。以舒民力。盡革酷虐之政。更爲寬大。刪略舊律。作刑書要制。奏而行之。躬履節儉。以率百官。由是公私不擾。中外大悅。郎中庾季才。通易數。好占元象。決人成敗不爽。堅常夜召問之。曰。吾以庸虛。受茲顧命。天時人事。卿以爲何如。季才曰。天道精微。難可意察。竊以人事卜之。符兆已定。季才縱言不可。公豈得爲箕穎之事乎。進者一勸堅默然久之。曰。如公言。吾今日地位。譬升百尺樓上。誠不得下矣。因賜以綵帛。曰。愧公此意。獨孤夫人亦謂堅曰。大事已然。騎虎之勢。必不得下。公宜勉之。進者一勸堅以相州總管尉遲迴。位望隆重。恐有異圖。其子尉遲惇爲朝官。乃使奉詔召迴入京會葬。而以韋孝寬爲相州總管代之。又使叱列長叉爲相州刺史。先命赴鄴。孝寬續進。時陳王純鎮齊州。聞召不赴。堅復使上士崔彭徵之。彭以兩騎往。止傳舍。召純接旨。純亦輕騎來。彭請屏左右。密有所

道。遂執而鎖之。因大言曰：陳王有罪。詔徵入朝。左右不得輒動。其從者皆愕然而散。因挾之入京。六月五王皆至長安。迴聞之大怒曰：堅將不利于帝室。故欲削弱諸王。先使不得有其國也。宗社將傾。吾奚忍不救。乃謀舉兵討之。尉遲不迴

成而兵以義舉 孝寬至朝歌。迴遣大將賀蘭貴齎書候孝寬。孝寬留貴與語以向爲周朝增色 審之。覺其有變。乃稱疾徐行。且使人求醫藥于相州密以伺之。孝寬 孝寬有兄子藝。爲魏郡守。在迴屬下。迴使之迎孝寬。且問疾。孝寬詢迴所爲。藝黨于迴。不以實告。孝寬怒。將斬之。藝懼。遂洩迴謀。於是孝寬攜藝西走。每至驛旅。盡驅傳馬而去。戒驛吏曰：蜀公將至。宜速具酒食。慮慮 迴尋遣大將奚子康將數百騎追之。每至驛亭。輒逢盛饌。從者皆醉飽。又無馬。遂遲留不進。孝寬由是得脫。堅又使韓裒詣迴諭旨。勸其入朝。密與其長史晉昶等書。令爲之備。迴探得堅有私書與昶。召昶問之。昶諱言未有。乃搜其私室。得堅書。遂殺昶及裒。于是會集文武士民。擇日起師。登城北樓。諭于衆曰：

楊堅藉后父之勢。挾幼主以作威福。陽託阿衡。陰圖篡逆。變更遺詔。削弱諸藩。上負宗廟之靈。下違臣民之望。竊國之心。暴于行路。廢君之禍。卽在目前。帥府與國家親屬舅甥。任兼將相。先帝處吾于此。本欲寄以安危。當此國祚將傾。奚忍坐視不救。帥府糾合義勇。大張撻伐。凡吾將士。共伸報國之懷。誓滅強臣。各效捐軀之志。俾大權一歸帝室。宗廟賴以永存。庶幾名著旗常。功在社稷。倘有心懷疑貳及畏懦不前者。軍有常刑。毋貽後悔。

令出。衆咸從命。迥乃自稱大總管。承制置百司。時趙王招入朝。留少子守國。迥乃奉以號令。堅聞變。大懼。高頴曰。迥前朝宿將。麾下多精銳。鼓行而西。兵勢浩大。非小寇可比。若釀成之。必爲宗廟憂。須乘其初叛。衆心未一之時。急發關中兵擊之耳。堅從之。乃以韋孝寬爲行軍元帥。梁士彥。元諧。宇文忻。宇文述。崔宏度。楊素等。皆爲行軍總管。以討迥。初。天元使計部中大夫楊尙希撫尉山東。至相州。聞天元殂。與尉遲迥同發喪。旣罷。尙希出謂左右曰。蜀公哭不哀而視不

安將有叛志。吾不去。懼及于難。遂夜從徑路而遁。亦尚希遲明迴始覺。追之不及。

尚希遂歸長安。堅使將宗兵三千人鎮潼關。附堅尚希青州總管尉遲勤。迴之猶子

也。初得迴書。表送于朝。明無叛意。堅大獎賞。後迴使人說之。曉以大義。毋爲賊

用。勤復從迴。當是時。總提當時形勢。瞭若指掌。迴統相衛、黎、洛、貝、趙、冀、瀛、滄九郡。勤統青、齊、

膠、莒五州。皆從之。勝兵數十萬。並號義旅。天下嚮應。於是榮州刺史邵公胃、

申州刺史李惠、楚州刺史費也利、進潼州刺史曹孝遠。各據本州應迴。前徐州

總管席毗羅。據兗州起兵。前東平郡守畢義緒。據蘭陵起兵。皆從迴命。永橋鎮

將訖豆惠陵。建州刺史宇文弁。亦各以城降。俄而其將韓長業拔潞州。執刺史

趙威。訖豆惠陵襲陷鉅鹿。進圍恆州。宇文威攻汴州。烏丸尼率青齊之衆圍沂

州。檀讓攻拔曹亳二州。屯兵梁郡。席毗羅衆號八萬。軍于蕃城。攻陷昌慮下邑。

李惠自申州攻拔永州。各路攻城掠地。無不得利。先後告捷。將諸路之反。一併

風起水湧。一時禁遏不定。以見迺實動敵。而非孝寬高類等諸將不能平此大難。迴大喜。以爲天下指日可定。遣使齋

書招并州刺史李穆。穆鎖其使。封書上之。穆子士榮以穆所居天下精兵處。陰勸穆從。迥。穆深拒之。時穆次子渾仕于朝。堅使詣穆。深布腹心。穆使渾還朝。奉熨斗于堅。曰。願公執威柄以安天下。又以十三鎧金帶遺堅。十三鎧金帶者。天子之服也。又一勸進者堅大悅。遣李渾詣孝寬營。述其父意。穆有兄子崇。爲懷州刺史。初欲起兵應迥。後知穆已附堅。慨然太息。曰。闔家富貴者數十人。值國有難。竟不能扶傾繼絕。復何面目處天地間乎。不得已。亦附于堅。李穆一子一姪皆懷忠義而卒附堅

已者勝于穆故也然迥又招東郡守于仲文。欲使附己。仲文不從。乃遣大將宇文胄。自石濟。宇文威。自白馬濟河。分二道以攻仲文。仲文不能拒。棄郡走還長安。迥殺其妻子。又使檀讓。狗地河南。堅乃以仲文爲河南總管。詣洛陽。發兵拒之。司馬消難。子如子也。齊亡。降于周。爲鄆州總管。聞迥舉事。亦起兵應之。舉朝震駭。堅命王誼爲行軍元帥。以討消難。再說諸王中。唯趙王招見堅當國。深懷憂懼。雖欲有爲。苦于孤掌難鳴。因陽與之匿。邀堅過其第飲酒。欲乘間殺之。或勸堅

勿往。言趙王必無好意。堅曰：彼不過于酒中置毒耳。我防之可也。乃自齎酒殺就之。招迎堅引入寢室。促坐與語。其子員貫及妃弟魯封侍左右。佩刀而立。又藏刃于帷席之間。伏壯士于室後。堅左右皆不得從。惟儀同楊宏、大將軍元胄、坐于戶側。二人皆有勇力。爲堅爪牙。酒酣。招以佩刀刺瓜。連啗堅。欲因而刺之。元胄從戶外遙望。覺招意不善。進謂堅曰：相府有事。不可久留。招叱之曰：我與丞相言。汝何爲者。胄瞋目憤氣。扣刀入衛。大有樊噲鴻門之象招賜之酒曰：我豈有不善之意耶。卿何猜警如是。俄而招僞吐。將入內閣。胄恐其爲變。扶之上坐。如此再三。招又稱喉乾。命胄就廚取飲。胄不動。機關已被識破會滕王道至。堅降階迎之。胄耳語曰：事勢大異。可速去。堅曰：彼無兵馬。何能爲惡。胄曰：兵馬皆彼家物。彼若先發。大事去矣。胄不辭死。恐死無益。堅復入坐。胄聞室後有被甲聲。遽請曰：相府事殷。公何得如此。因扶堅下床趨走。招將追之。胄以身蔽戶。招不得出。蓋招以趨入爲號。得一脫身。伏兵便起。而爲胄所制。伏不敢發。提明招之本計。見堅之得免。

力斬背堅出。環衛已衆。冑亦趨出。堅遂登車而去。招恨失堅。彈指出血曰。天也。周氏其滅矣。堅歸。卽誣招與越王盛謀反。以兵圍二王第。皆殺之。及其諸子。賞賜元冑不可勝紀。由是宗室諸王。皆束手矣。內患已除。再敘外患。當是時。孝寬軍至永橋。有兵守城。不得入。諸將請攻之。孝寬曰。城小而固。攻之且夕不能下。倘頓兵堅城之下。攻而不拔。徒損兵威。吾疾趨而進。破其大軍。此何能爲。兵以利用。此之謂也。於是引兵趨武涉。迴聞兵來。遣其子惇帥衆十萬人武德。軍于沁東。會沁水暴漲。軍不得進。孝寬與迴隔水相持。長史李詢與諸將不睦。密啓堅云。梁士彥。宇文忻。崔宏度。並受尉遲迴金。軍中怪怪。人情大異。堅深以爲憂。欲召三人歸。使他將代之。求其人不得。李德林曰。公與諸將。皆國家重臣。未相服從。今正以挾令之威。控御之耳。前所遣者。疑其乖異。後所遣者。安知其克用命耶。又取金之事。虛實難明。一旦代之。或懼罪逃逸。若加縻繫。則自郟公以下。莫不驚疑。且臨敵易將。此燕趙之所以敗也。如愚所見。但遣公一心腹之將。明于智勇。素爲諸將所信。

服者。速至軍所。觀其情偽。縱有異意。必不敢動。動亦能制之矣。

御將之道全在處置得宜。德林在

言可與

堅大悟曰。微公言。幾敗乃事。乃命內史崔仲方往監諸軍。爲之節度。仲方

以父在山東。懼爲迴害。辭不敢往。又命劉昉。鄭譯。昉辭以未嘗爲將。譯辭以母老。堅不悅。高頴進而請曰。軍事紛紜。人心危懼。不敢東行。頴雖不武。願效馳驅。堅大喜曰。得公去。吾無憂矣。乃加以監軍之號。遣之。頴受命卽發。遣人辭母而已。自是措置軍事。皆與德林謀之。時羽書疊至。烽檄交馳。德林口授數人。文不加點。無不曲當。於堅誠有功矣。獨不念周武之禮待耶。司馬消難之反也。慮勢孤少援。以所統九州八鎮南降于陳。遣子爲質以求助。陳以消難爲司空。都督九州八鎮諸軍事。賜爵隋國公。許出兵相援。又益州總管王謙亦不附堅。起巴蜀之兵以應迴。堅謂德林曰。山東未平。蜀亂又起。將若之何。德林曰。無害。外難雖作。人心不搖。一處得勝。餘皆瓦解。指日可定也。乃命梁睿爲行軍元帥以討謙。今且按下慢表。再說周朝有一附庸之國。在江陵地方。乃前梁昭明太子的後裔。號爲後梁。稱

藩于周。

借尉遲迥招引後梁補敘梁亡始末以了侯景一案於本事爲旁文於作法爲顯母

你道梁室旣亡。何以尙延此

一線。說也話長。先是梁武帝納侯景之叛。封他爲河南王。後因貞陽侯淵明被

東魏擄去。又欲與魏通好。致書高澄。許以貞陽且至。侯景夕返。景聞之懼。遂反

于壽陽。探得臨賀王正德。與朝廷不睦。陰蓄異志。遣使約與同反。事成。扶他爲

天子。正德大喜。許爲內應。景兵臨江。無船可濟。正德陰具大船。詐稱載荻。密以

濟之。

叛臣逆子萃于一身

景衆旣渡。長驅直前。是時江東承平日久。人不習戰。一見景軍。

皆著鐵面。守兵望風奔潰。景于是直掩建康。正德帥衆迎景于張侯橋。馬上交

揖。遂與景合。進圍臺城。百道並攻。賴有尙書羊侃。率衆守城。隨機拒之。連挫賊

鋒。危城得以不破。景見屢攻不克。乃決元武湖水以灌之。闕前皆爲洪流。城中

益危。援兵不至。城破。景遂入朝幽帝于淨居殿。自爲大丞相。縱兵掠取服御宮

人皆盡。溧陽公主年十四。有美色。景納而嬖之。未幾。梁武飲膳皆缺。憂憤成疾。

口苦求蜜不得。再呼荷荷而殂。景復立太子爲帝。後又弑之。立豫章王棟。未一

月。遂禪位于景。景登太極殿。卽帝位。其黨數萬。皆吹脣鼓譟而上。改國號曰漢。殺梁子孫。正德本欲圖位爲景內應。景亦薄其爲人。臺城破。遂奪其軍。至是并數其叛父之罪而寸斬之。正德之罪非寸斬不足蔽辜是時湘東王繹在江州。士馬強盛。全無入援意。及景弑帝自立。乃命大將王僧辨、陳霸先、東擊侯景。虧得二將智勇兼備。連敗賊將。進攻石頭。景親自迎戰。又大敗之。景懼。回至闕下。不敢入臺。責其黨王偉曰。爾令我爲帝。今日誤我。偉不能對。景欲走。偉執鞞諫曰。自古豈有叛走天子耶。宮中衛士猶足一戰。棄此將欲安之。景曰。我昔破葛榮。敗賀拔勝。敗宇文黑獺。揚名河朔。渡江平臺城。降柳仲禮。如反掌。今日天亡我也。因仰觀石闕。嘆息久之。以皮囊盛其江東所生二子。掛之鞍後。帥騎東走。僧辨入臺城。令侯瑱帥五千精騎追景。景衆叛降相繼。遂大潰。景與腹心數十人單舸走。推墜二子于水。下海欲向蒙山。有羊侃之子羊鵬。景納其妹爲小妻。以鵬爲庫直都督。鵬隨景東走。約其黨圖之。值景醉寢。鵬語舟師曰。海中何處有蒙山。汝爲

我移船向京口。舟師從之。至湖豆洲。景覺大驚。鵬拔刀向景曰。吾等爲王效力多矣。今終無成。欲乞王頭。以取富貴。景未及答。白刃交下。景欲投水不及。走入艙中。以佩刀抉船底。求出。鵬以稍刺殺之。遂以鹽納景腹中。送其屍于建康。僧辨傳首江陵。暴其屍于市。士民爭取食之。并骨皆盡。惡人果溧陽公主亦預食焉。侯景旣滅。王僧辨等上表湘東勸進。湘東卽位于江陵。是爲元帝。羣臣皆勸還建康。帝以建康彫殘。江東全盛。遂不許。詔王僧辨鎮建康。陳霸先鎮京口。那知外患雖平。家禍未息。先是元帝性殘刻。與河東王譽。岳陽王督。交怨。搆兵。譽旣爲所殺。督恐不能自存。遣其妃王氏。及世子寮爲質于魏。乞兵以伐湘東。時西魏本有圖取江陵之志。遂遣常山公于謹。大將軍楊忠。將兵五萬。助督伐繹。楊忠帥精騎五千。先據江津。斷其東路。謹率大兵揚帆濟江。梁君臣望之失色。時強兵猛將皆東出。城中留兵單弱。西魏乘間攻之。城遂破。執元帝付督。囚于烏幔之下。以土囊隕之。魏遂立督爲梁主。資以荊州之地。使之自帝一方。爲魏

藩臣。是爲梁宣帝。其後周繼魏禪。復稱藩于周。宣帝卒。子歸立。是爲梁明帝。明帝時。周朝楊堅當國。尉遲迴以討堅爲名。起兵鄴城。山東之衆。相率降附。鄴州司馬消難。益州王謙。皆同心舉義。迴喜天下嚮應。因念江陵梁氏。亦我朝外臣。得他起兵助我。取堅益易。乃遣使江陵。勸其以兵相應。千里來龍。遙遙相接。但未識梁主從與不從。且聽下文分解。

隋公一握大權。卽思篡奪。若天元暴亂。爲之驅除者然。天意所屬。趙王招彈指出血。亦復何益。况韋孝寬、李德林、高潁。一意輔之。羽翼已成。雖有百尉遲迴。亦何能爲耶。末段敘後梁之不從迴反。帶入侯景結局。是文章收應不漏處。

第六十四卷

代周家撫臨華夏

平陳國統一山河

話說尉遲迴欲求多助。遣使致書梁主。約其起兵。具言楊堅當國。周室將傾。梁主世受周恩。當同心舉義。以誅賊臣。言却甚正梁主得書。語左右曰。昔我朝傾覆。寡

人得延茲宗社者。實藉周家之力。今迴建義匡扶。理合助之。但堅居中制外勢。大難搖圖之不成。反受其害。奈何。諸將競勸梁主與迴連謀。謂進可以盡節周氏。退可以席卷山南。此皆貪目前之利者梁主狐疑未決。使中書舍人柳莊奉書入周覘之。莊至周。堅極意撫納。執莊手曰。孤昔以開府從役江陵。深蒙梁主殊眷。今主幼時艱。猥蒙顧托。梁主奕葉委誠。朝廷倚爲屏藩。當相與共保歲寒。幸勿惑於異說。致違素志也。莊歸復命。具道堅語。且曰。昔袁紹、劉表、王陵、諸葛誕等皆一時雄傑。據要地。擁強兵。然功業莫就。禍不旋踵者。良由魏晉挾天子。保京都。仗大順以爲名故也。前車可鑒今尉遲迴雖曰舊將。昏盲已甚。司馬消難、王謙等皆常人之下者。非有匡合之才。周朝諸將多爲身計。競效節于楊氏。以臣料之。迴等終當覆滅。隋公必移周祚。柳莊明于料事未若保境息民。以觀其變。梁主深然之。遂絕尉遲迴。一心附堅。且說高頴至軍。勸勵將士。衆心益奮。因爲橋于沁水。尉遲惇于上流縱火棧焚之。頴于軍中豫作土狗以禦之。火不得施。惇布陳二十餘里。

麾兵小却。

取不遂而却

欲待孝寬軍半渡而擊之。孝寬因其却。鳴鼓齊進。軍既渡。

類命焚橋。以絕士卒反顧之心。於是西兵死戰。無不一以當百。惇兵不能支。遂

大敗。惇單騎走。孝寬乘勝進追。直抵鄴下。迴聞兵敗。大怒曰。孺子敗吾事。乃命

其二子惇與祐。悉將步騎十三萬。陳于城南。親統萬騎。別爲一陣。皆綠巾錦襖。

號曰黃龍兵。戰急時。用以摧堅陷銳。當之者無不披靡。又尉遲勤聞敵軍至。鄴

亦帥衆五萬。自青州來會。以三千騎先至。迴素習軍旅。老猶披甲臨陣。親自搏

戰。正馬所向。萬人辟易。麾下軍士。皆百戰之餘。無不驍勇。

形容迴兵之強確是勁敵

交戰良

久。孝寬軍不利而却。鄴中士民。乘高觀戰者數萬人。宇文忻曰。事急矣。吾當以

詭道破之。乃先射觀者。觀者皆走。轉相騰籍。聲若雷霆。忻乃傳呼曰。賊敗矣。

機

生變所謂兵不厭詐

衆復振。敵軍聞之。遂相擾亂。孝寬因其擾而乘之。迴軍大敗。走保鄴

城。孝寬縱兵圍之。下令曰。先登者有重賞。驍將李詢、安伯賀、婁子幹。率先登

城。城遂破。迴窘迫。升樓自守。先是崔宏度有妹。適迴子爲妻。

極忙中偏要追敵兩事筆有餘暇

迴升樓時。宏度直上迫之。迴彎弓將射。宏度脫兜鍪謂迴曰。頗相識否。今日各圖國事。不得顧私。以親戚之情。禁約亂兵。不至侵辱家室。所以報公也。事勢如此。公復何待。迴因擲弓于地。極口罵堅而自殺。迴雖死。氣凜凜。宏度顧其弟宏升曰。汝可取迴頭。宏升斬之。軍士在小城中者。孝寬盡阬之。復殺之亦復殺之。青州未至。大將郭衍擒之以獻。堅以勤初有誠款。特不之罪。獨殺惇與祐。李惠自縛歸罪。堅復其官爵。蓋迴末年衰老。及兵起。以崔達擊爲長史。文士無籌略。舉措失宜。凡六十八日而敗。表出兵敗之由。于仲文進討檀讓軍至蓼隄。去梁郡七里。檀讓擁衆數萬。仲文以弱卒挑戰而僞北。讓不設備。仲文還擊。大破之。生獲五千餘人。斬首七百級。進攻梁郡。守將劉子寬棄城走。檀讓以餘衆屯成武。仲文襲破之。遂拔成武。席毗羅擁衆十萬屯沛縣。將攻徐州。其妻子在金鄉。仲文詐爲毗羅使者。謂金鄉城主徐善淨曰。檀將軍明日午時至金鄉。奉蜀公令賞賜將士。速備供具。金鄉人皆喜。仲文簡精兵。僞建迴旗幟。倍道而進。善淨望見。以

爲檀讓。出迎謁。仲文執之。遂取金鄉。諸將欲屠其城。仲文曰。此城乃毗羅起兵之所。當全其室家。其衆自歸。如卽屠之。彼望絕矣。須知善用兵者不以多殺爲能衆皆稱善。於是進擊毗羅。其軍大潰。爭投洙水。積屍蔽江。江水爲之不流。獲檀讓檻送京師。斬毗羅于陣。山東悉平。結一梁主聞迴敗。謂柳莊曰。若從衆人之言。社稷已不守矣。帶補先是堅封劉昉爲黃公。鄭譯爲沛公。委以心膂。言無不從。朝野側目。稱爲黃沛。二人恃功驕恣。溺于財利。不親職務。及辭監軍。堅始疎之。恩禮漸薄。高穎自軍所還。寵遇日隆。時山東雖服。而王謙未平。司馬消難外叛。堅憂之。忘寢與食。而昉逸遊縱酒。相府事多遺落。堅解其職。乃以高穎爲司馬。不忍廢譯。陰敕官屬不得白事于譯。譯坐廳事。無所關預。冷淡得惶恐。頓首求免。堅念舊情。猶以恩禮慰勉之。王誼兵至鄖州。司馬消難奔陳。遂復鄖州。一處又平。梁睿將步騎二十萬討王謙。謙分兵據險拒守。睿奮擊破之。蜀人大震。謙遣其將達奚悉。高阿那肱。乙弗虔。帥衆十萬攻利州。堰江水以灌之。城中戰士不過二千。刺史盧

勤。晝夜拒守。勢甚危急。會睿兵至。碁等遁去。睿乃自劍關入。進逼成都。謙令達
 奚。碁城守。親率精兵五萬。背城結陣以戰。睿佯敗而退。謙追之。遇伏。遂大敗。及
 至城。城上已遍插敵軍旗幟。謙衆見之。皆潰。蓋方戰時。達奚碁潛以城降。而睿
 軍已入據之也。謙惶急。單騎走新都。新都令王寶執之。斬其首以獻睿。復錄其
 餘黨。劍南亦平。一又結路於是羣臣論功。以大丞相堅爲相國。總百揆。去都督大冢
 宰之號。進爵爲王。段安陵等二十郡爲隋國。贊拜不名。備九錫之禮。建臺置官。
 進妃獨孤氏爲王后。世子勇爲太子。靜帝二年二月。庾季才上言。今月戊戌平
 旦。青氣如樓閣。見圍城上。俄而變紫。逆風西行。氣經云。天不能無雲而雨。皇上
 不能無氣而立。今王氣已見。須卽應之。又周武以二月甲子定天下。享年八百。
 漢高以二月甲午卽帝位。享年四百。今月甲子。宜應天受命。羣臣亦爭勸進。於
 是假周主詔。遜居別宮。甲子。命太傅祀公椿奉冊。太宗伯趙照奉皇帝璽絨。禪
 位于隋。隋文得國非有厚澤深仁又無豐功丕烈不過以妾相奇偉爲人心所歸自古得國之易未有如隋者隋王冠遠遊冠。受

冊璽。改服紗帽黃袍。入御臨光殿。服袞冕。如元會之儀。大赦。改元開皇。命有司奉冊祀于南郊。以相國司馬高頴爲尙書左僕射。兼納言。相國司錄虞慶則爲內史監。兼吏部尙書。相國內郎李德林爲內史令。其餘內外功臣。皆進爵有差。追尊皇考忠爲武元皇帝。廟號太祖。皇妣呂氏爲元明皇后。立獨孤氏爲后。世子勇爲太子。初。劉鄭矯詔。以隋主輔政。楊后雖不預謀。然以嗣子幼冲。恐權在他族。聞之甚喜。後知其父有異圖。意頗不平。形于言色。及禪位。憤惋逾甚。隋主內甚愧之。改封爲樂平公主。欲奪其志。后以死誓。乃止。又息州刺史榮建緒與隋主有舊。將之官。隋主謂曰。且躊躇。當共取富貴。建緒正色曰。明公此旨。非僕所聞。及卽位來朝。帝謂之曰。卿亦悔否。建緒稽首曰。臣位非徐廣。情類楊彪。帝笑曰。朕雖不曉書語。亦知卿此言不遜。虞慶則勸帝盡滅宇文氏。高頴楊惠依違從之。李德林固爭以爲不可。隋主作色曰。君書生。不足與議此。既奪其子孫國旋弑

只怕書生謀到底不遂

只極矣己之國祚焉能久長於是周太祖以下子孫無遺。德林品位不進。旋弑

靜帝葬于恭陵。以其族人洛爲嗣。且說隋主旣受周禪。而江南尙屬陳氏。時懷并吞之志。因問將帥于高穎。穎薦賀若弼韓擒虎可任。遂以弼鎮廣陵。擒虎鎮廬江。使處分南邊。潛爲經略。唯是時難初平。民力未復。故與陳氏猶敦鄰好之誼。及後主荒淫日甚。內寵張孔二妃。外昵嬖臣狎客。酣歌達旦。百務皆廢。民不聊生。闔境嗟怨。隋主聞之。謂高穎曰。東南之民。困于亂政久矣。我爲民父母。豈可限一衣帶水而不拯之乎。拯其人民亦食其土地卿有何策足以平之。穎乃進策曰。江北地寒。田收差晚。江南水田早熟。量彼收穫之際。微徵士馬。聲言掩襲。彼必屯兵守禦。廢其農時。彼旣聚兵。我便解甲。再三如此。彼以爲常。後更集兵。彼必不信。猶豫之頃。我乃濟師。登陸而戰。兵氣益倍。又江南土薄。舍多茅竹。所有儲積。皆非地窖。密遣行人。因風縱火。待彼修立。復更燒之。不出數年。自然才力俱盡。隋主用其策。陳人始困。開皇八年三月戊寅。帝數陳主二十罪。散寫詔書二十萬紙。遍逾江外。

其略云。陳叔寶據手掌之地。恣溪壑之險。劫奪閭閻。資產俱竭。驅逼內外。勞役弗休。窮奢極侈。俾晝作夜。斬直言之客。滅無罪之家。欺天造惡。祭鬼求恩。盛粉黛而執干戈。曳羅綺而呼警蹕。自古昏亂。罕或能比。君子潛逃。小人得志。天災地孽。物怪人妖。衣冠鉗口。道路以目。重以違言背德。搖蕩疆場。晝伏夜遊。鼠竊狗盜。天之所覆。無非朕臣。每關聽覽。有懷傷惻。可出師授律。應機誅殄。一朝蕩平。永清吳越。

於是置淮南行臺于壽春。命晉王廣、秦王俊、清河公楊素、皆爲行軍元帥。廣出六合。俊出襄陽。素出永安。韓擒虎出廬州。賀若弼出廣陵。凡總管九十。兵五十萬八千。皆受晉王節度。東接滄海。西距巴蜀。旌旗舟楫。橫亘數千里。又命高穎爲晉王元帥長史。一應軍事。皆取決焉。

強兵猛將。數道並進。雖非庸懦之主。猶難保守。况叔寶乎。

十二月

隋軍臨江。穎問薛道衡曰。今茲大舉。江東必可克乎。道衡曰。必克。郭璞有言。江東分王。三百年後。與中國合。今此數將周。一也。主上恭儉勤勞。叔寶荒淫驕侈。

二也。國之安危。在所寄任。彼以江總爲相。唯事詩酒。拔小人施文慶。委以政事。任蕭摩訶任蠻奴爲大將。皆一夫之勇耳。三也。我有道而大。彼無道而小。量其甲士。不過十萬。西自巫峽。東至滄海。分之則勢懸而力弱。聚之則守此而失彼。四也。席卷之勢。事在不疑。頰忻然曰。得君一言。成敗之理。令人豁然。九年正月朔。陳主朝會羣臣。大霧四塞。人人鼻皆辛酸。陳主昏睡。至晡時乃起。是日賀若弼自廣陵。引兵濟江。韓擒虎自橫江宵濟。采石守者皆醉。遂克之。晉王廣率大軍屯于六合鎮姚葉山。楊素帥水軍東下。舟艫被江。旌甲耀日。素坐平乘大船。容貌雄偉。陳人望之。皆懼曰。清河公卽江神也。於是賀若弼自北道。韓擒虎自南道。二路並進。緣江諸戍。望風盡走。弼進據鍾山。頓兵白土岡之東。總管杜彥。率步騎二萬。與擒虎合軍。屯于新林。時建康甲士。尙有十萬。後主素懦怯。不達軍事。臺內處分。一任施文慶。文慶懼貽帝憂。凡外有啓請。率皆不行。於是諸將解體。出降者相繼。擒虎自新林進兵。陳將任忠。迎降于石子岡。導擒虎入朱雀

門。城中文武皆逃。無一拒者。寫得隋師之來風馳電掣陳國之勢瓦解冰銷不戰而勝負已決後主聞城破。與張孔二妃避匿于井。軍士搜得之。遂與二妃同被執。陳遂亡。三月己巳。大軍班師。發陳君臣及後宮嬪御。皆詣長安。辛亥。帝幸驪山。親勞旋師。奏凱歌入都。獻俘于太廟。帝坐大殿。引叔寶于前。及太子諸王二十餘人。司空消難以下。至尙書郎二百餘員。責以君臣不能相輔。乃至滅亡。叔寶及其羣臣。並愧懼伏地。屏息不敢對。既而宥之。先是消難降周。與帝有舊。情好甚篤。天元時。帝引而用之。得爲鄖州總管。及平陳。消難被執。特赦其死。斥爲樂戶。二旬而免。猶以舊恩引見。尋卒于家。庚戌。大封功臣。御廣陽門賜宴。自門外夾道。布帛之積。達於南郭。頒賜各有差。凡用三百餘萬段。給復江南十年。蠲免餘州一年租賦。又詔宇文洛已承周後。而齊梁陳宗祀廢絕。命高仁英、蕭琮、陳叔寶。以時修祭。所須器物。有司給之。隋文施德亡國之裔大有與王氣象而在文法蓋自晉代以來。南北分裂。東西割據。垂三百餘年。至隋氏聿興。而禪周滅陳。天下遂成一統。云。應一起

完
整
全
局

歌曰。晉武龍興。併吳蜀。上規秦漢。統五服。武號森列。兵未戢。南風烈烈。翻地軸。爲誰驅除。膺大命。諸王先自殘骨肉。淵囿猖狂。勒虎繼涼。秦燕夏爭。遂鹿。殺氣飛揚。天地昏。青衣執蓋。愍懷辱。一馬渡江。守半壁。君臣無志。中原復。天開元魏。平諸戎。佛狸威震。江之東。獻文孝文。皆英主。精勤庶務。勞宸衷。平城奮志。蒞中土。衣冠禮樂。何雍容。天未厭亂。女禍起。春宮穢亂。招狼烽。秀容酋長。清君側。百萬大兵。手自勒。黃河萬里。陣雲高。滿朝文武。皆失色。可憐玉石。焚崑岡。河陰荒草。埋骨殖。天禍人亂。於斯極。未卜江山。屬誰得。草澤英雄。大有人。六渾才略。超等倫。少年落拓。困懷朔。蛟龍失水。旁人輕。閨中巨眼。有婁氏。邂逅一見。心相傾。吁嗟六鎮。總羣爾。朱勢敗。功難成。高王得志。羅英俊。朝權遙執。朝臣驚。熒惑搖搖。入南斗。君臣疑忌。生讒口。晉陽兵至。百官逃。天子下堂。向西走。關中黑獺。人中傑。輕騎迎變。氣飄撇。勢均力敵。各爭雄。分據

東西魏土裂。歡終洋及魏鼎移。秦亡覺立國亦竊。無愁天子樂未央。天池獵罷平陽失。周師長驅入鄴都。百年強敵一朝滅。老公雖好後嗣弱。亂政紛紛心太劣。齊人已滅躬蹈之。前後荒淫同一轍。大權旁落歸椒房。趙王彈指空流血。天心已改可奈何。鍾陵王氣亦銷磨。東西南北大一統。隋文功業何巍巍。嗚呼君不見。三代之君以德昌。卜年卜世時久長。

天元昏亂。爲隋氏驅除誠然。畢竟末世得國之始。皆不由正道。繼世之承。亦天道也。尉遲迥不忘周室。勒兵勤王。自是周之忠臣。乃以如此兵威。彈指滅之。如秋風之掃殘籜。兵之不足恃如是。隋主旣受周禪。終不能保全宇文子孫。李德林力爭之不聽。未免過刻。雖一統天下。宣傳祚之不長也。天后能堅守志節。不從父命。亦女中卓卓者哉。

北史頭緒繁多。閱者每不易記憶。乃百餘年事蹟。一詩穩括無遺。大有魄力。